



口 12
3764
210

D12
3764
210

東塾讀書記五

番禺陳澧蘭甫著

尚書

尚書今文古文近儒考之詳矣惟謂今之舜典亦爲堯典而別有舜典已亡則尚可疑也趙雲崧云月正元日之後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既從孔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舜典一篇也（陔餘叢考卷一）此所駁最精審王西莊云堯殂落舜即眞後直至陟方皆在堯

91-243

典古史義例不可知尚書後案卷三十此但云不可知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又云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眞舜典已出熙非尚書儒或未之見故云爾後漢周磐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又云儀禮注引扑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益馬鄭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並同上澧案王氏所引諸書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多已引之澧案十有二州二月東巡眚災肆赦肆類于上帝扑作教刑皆在月正元日之前而未有引月正元日

以後之文爲堯典者亦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周磐專寫堯典劉熙言惟堯典存此可證今舜典漢時在堯典之內而不足以證別有舜典也仍不能解趙氏所駁也

閻百詩云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段懋堂古文尚書攟異云此堯字乃舜字之誤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嶷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尚書古文疏證卷二澧案謂舜典亡失者惟孟子趙注數語似可據故閻氏從而衍其說然謂舜往于田等語

爲舜典逸文猶可謂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非舜典則不可父母使舜完廩一段語皆瑣屑謂爲舜典之文尤不可也命官大事非舜典完廩浚井之事則是舜典豈可通乎謂舜往于田之類爲舜典逸文乃臆度之語非如江艮庭王西莊孫淵如采輯太誓逸文之有實據也且江王孫三家采史記爲太誓經文未盡確史記多以訓詁代正字經文未必如此也

陳亦韓云本無別出舜典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而已虞夏之書不若後世史家立有定體二帝必釐爲兩紀也經咫劉申受云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篇則亦一篇而兩序也書序述聞澧案陳說通矣劉說以康王之誥爲比允通若云舜典亡失豈可云康王之誥亦亡失乎四庫總目載豐坊古書世學王心敬尚書質疑皆謂二典合爲帝典提要引日知錄駁豐氏書而不駁其帝典之說駁王氏書云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以處孟子亦未嘗云大學不可根據也

讀書序及鄭注又有可疑堯典序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注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虞書題下孔疏引舜典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鄭注云入麓伐木同上澧案如鄭注之說則過密八音以前事在堯時其爲堯典無疑惟舜典序言歷試諸難似指愼徽五典至烈風雷雨弗迷數事且鄭云入麓明是納于大麓然則愼徽五典以下似是舜典矣且鄭既以事在堯時者爲堯典而入麓仍在堯時又不能無疑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此述帝堯之德僞孔傳但以欽明文思爲四德以安安爲安天下之當安者非也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曾南豐云爲二典者所記

豈獨其迹也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亦聖人之徒也南齊書目錄序

豈荀子所引道經之比哉

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簡括極矣至命羲和一事則詳述之且以釐工釐治也工官也熙庶績歸於此事蓋自黃帝迎日推策至是而厤算之法始備故詳述之且自古及今上至朝廷下至小吏凡行一政事必標記年月日此即所謂釐百工也若無厤日則事皆紛亂矣故以治厤爲要務也治厤專爲授時釐工非以矜奇鬬巧也兩漢三統四分諸法雖疏闊當時固可以授時釐工矣明代此學衰微西洋人乃以此自衒阮文達公割圜密率捷法序云中土之書明明布列步天之士譸譸周行是所望也此提倡中土厤算之學其意深矣

明明揚側陋而虞舜以孝聞此選舉之典最古者也後世之舉孝廉肇於此矣堯典之揚側陋以孝周禮之弊羣吏尚廉漢之舉孝廉合於古帝王之道此漢制之獨高於千古者也

舜命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皐陶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比舜之命夔又加詳焉寬而栗直而溫及剛簡二字與舜命夔同此舜禹皐夔所講尤後世學者所當講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廉立寬三字皆在九德之內

教胄子以詩言志此學問之最古者孔子教小子學詩即大舜之教也歌永言者讀詩與讀書不同必長言以歌之也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既歌之則有抑揚高下依其抑揚高下記其某字爲宮某字爲商又定某聲用某律則成樂章之譜可以入音之器奏之此以詩入樂之法亦千古之定法也

禹貢九州自冀之外八州皆先舉山川爲界後又有導山導水諸條爲地理之學者當奉以爲法漢書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正是此法段懋堂爲戴東原年譜云　國朝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寧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澧謂山水二者又以水爲主蓋二水之間卽知爲山脊明乎水道卽明山勢矣山水條理旣明然後考某水某山之東西南北爲某國某郡則若綱在綱矣

說禹貢者至　國朝康熙乾隆地圖出而後瞭如指掌前乎此則雖胡朏明之說亦有誤而說黑水尤大誤昔人黑水之說不一惟以爲今之怒江者爲是其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哈喇謂水曰烏蘇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在其地自此屈南流爲梁州西界至雲南曰怒江亦曰潞江又南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也禹貢雍州經文云三危旣宅則導黑水至于三危者在雍州境雍州西境其地甚廣哈喇烏蘇在河源之西爲雍州之水則河源亦在雍州境內也雍州不近南海則其入于南海者必過梁州矣胡氏謂雍梁黑水爲二然三危亦豈有二乎彼其所以致誤者誤以怒江源在河源之東不能越河而與梁州黑水接爲一川也由未得見康熙乾隆地圖故也禹貢鄭注謂今中國無黑水漢書地理志亦不志黑水惟益州郡滇池下云有黑水祠葢漢地至今瀾滄江而止卽地理志越巂郡青蛉僕水也怒江又在其西非漢時中國地但於滇池爲祠望祀之耳

漢書地理志有功於禹貢者多矣而說南江爲最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此

可以補經矣漢之吳縣卽今蘇州府吳縣吳縣南之水東流入海者婁江也阮文達公辯初學記引鄭注之誤最精確而以今吳江縣以南之運河爲南江（說見浙江圖考）則與班志猶未合也運河之水南通錢塘江入海不得云東入海也（東迤北會于匯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此指班志之分江水無疑矣文達之說得鄭注之意也班志丹陽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則南江非至餘姚入海也蓋分江水首受江東流入太湖此南江也自太湖流出爲婁江東入海此南江之委也自太湖分出爲運河南通錢塘江者則非南江之委也班志之意蓋如此分江水東流入太湖之瀆今已湮變詳見澧所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

說禹貢必據漢書地理志然亦未可泥也班孟堅距大禹之時遠於今日距班孟堅之時今人說班志不能盡確則班氏之說禹貢未必盡確矣如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南豫章郡歷陵下云傳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傳淺原澧案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衡山在江之南自衡山過九江則至江北矣敷淺原當在江北安能在豫章郡境乎（漢豫章郡地皆在江之南或班氏不信古文說姑存其說而已乎且禹貢九江在尋陽本可疑不獨敷淺原也衡山在湘水之西必先過湘水乃能過尋陽九江此亦可疑）洪範九疇天帝不錫鯀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尚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爲祕寶以爲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爲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爲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爲惟有二十字（兒孔疏）徒爲臆度徒爲辯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

洪範以庶徵爲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
皇極與五事爲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
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與仲舒
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
同澧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出於洪範不出於
春秋春秋無陰陽五行之語然既爲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世事吉凶先見有不必以術數推求而知者如宋書五行志云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爲羌煮貊炙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爲絹頭及絡帶衿口百姓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絹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百姓早知之矣何待儒者講洪範能無敗乎觀此則五胡之亂皆之
講春秋推求五行而後知之乎

阮文達公著性命古訓引西伯戡黎不虞天性鄭注云不度天性又引召誥節性惟日其邁文達解之云度性與節性同意言

節度之也又云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此講性字而考據尚書眞古訓也澧謂性所以當節者不但以性中之仁義禮智亦當節之仁義禮智亦有太過太偏者也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即性之仁也

阮文達公孝經郊祀宗祀說云益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殷士未服者多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成王又幼有家難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即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

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卽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明堂功雖將成尙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仟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人心大定成王始來洛邑相宅復冬祭文王武王于城內宗廟之中入太室祼王賓亦咸格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于廟而未祀于郊與明堂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也澧案周誥佶屈聱牙讀者未能盡明其文義遂不能深明其事跡周公營洛邑郊

祀后稷宗祀文王乃周初最大之事至文達乃明之訓詁考據之功斯爲最大者矣周公所以必營雒邑者夏殷建都皆在今山西河南之地周之豐鎬則偏在陝西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夷狄僭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是武王始營雒邑蓋營之而未成故周公復營之也以其地爲土中庶幾諸侯皆來和會也

崔氏述豐鎬考信錄云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尙書尙書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虞夏書文簡意深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

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澧謂崔氏讀經而有心於治

法非復迂儒之業良足尚也所舉三篇皆盛治之文尚書二十八篇盛治之文多衰敝之文少惟西伯戡黎微子二篇而已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又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此殷世衰敝之狀三千年後猶如目覩矣聖人刪定尚書存盛治之文以爲法存衰敝之文以爲鑒學者皆當熟玩也凡讀經皆當如是也

閻百詩惠定宇攻僞古文搜考實證其僞已明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謂顯黜之不爲過（惜抱軒九經說卷三）今無庸再攻擊矣然澧別有感慨繫之者僞旅獒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知不寶遠物則遠人不格矣是乃中國之福也彼徒以遠人格爲美談乃大惑也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謂顓臾豈謂荒遠之國乎彼誤讀論語耳

段懋堂云當作僞時杜林之泰誓古文尚書衛宏之古文尚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尚書訓馬融之古文尚書鄭君之古文尚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之本作僞者安有點竄涂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衛賈馬鄭不類以啟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蓋僞孔傳本與馬鄭本之不同梗槩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古文尚書撰異序）焦里堂亦云釋文不出鄭異字者卽僞孔本與鄭本同者也鄭本略存於僞孔本中矣（禹貢鄭注釋）澧案此二說可以箴砭江艮庭改易經字之病江好改經字乃惠定宇之派雖云好古

而適足以爲病也焦氏又云正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者鄭義略存於僞孔傳中矣同上又云置其爲假託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尚書補疏序灃案焦氏謂正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者此未必盡然謂置孔傳之假託而但以爲魏晉間人之傳則通人之論也卽以爲王肅作亦何不可存乎

近儒疑僞孔傳爲王肅作然如禹貢三百里蠻傳云以文德蠻來之孔疏云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縵也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洪範農用八政傳云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孔疏云鄭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

厚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取灃案此皆傳與鄭說同而與王肅說不同則似非王肅作也或王肅故爲不同以揜其作僞之迹歟

鄭義與僞孔不同有僞孔勝於鄭者焦里堂補疏序舉數條以爲傳之善其一條云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攷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又一條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誅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又一條云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罪

人卽指祿父管蔡澧案僞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非焦氏盡以爲傳之善分析未精細也澧於讀毛詩卷內辯之

澧案僞孔善於鄭注者焦氏所舉之外尙頗有之今不必贅錄蓋僞孔讀鄭注於其義未安者則易之此其所以不可廢也僞古文經傳可廢二十八篇僞傳不可廢若不僞稱孔安國而自爲書如鄭箋之易毛則誠善矣

僞古文襲用諸經傳之語閻百詩惠定宇皆臚舉之然孔疏已有指出者矣旅獒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疏云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孔疏云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淖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大不習用傳記無文所寶惟賢孔疏云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是謂寶賢也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孔疏云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澧案如此之類孔疏於僞古文勦襲古經傳之迹已指出之矣

孔傳之僞孔疏亦似知之洪範農用八政僞孔云農厚也孔疏云鄭元云農讀爲醲故爲厚也金縢植璧秉圭僞孔云植置也孔疏云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此二條似知僞孔在鄭之後而取鄭說矣洪範三人占僞孔云夏殷周卜筮各異孔疏云周禮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嚳之兆又云連山虙羲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子春之言孔所不取洪範龜從筮逆僞孔云龜筮相違孔疏云崔

靈恩以爲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簭凶則止是也簭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元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此二條似知僞孔傳在杜子春鄭康成之後而不取其說矣多士序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僞孔云殷大夫士孔疏云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衞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眾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此條又似知僞孔在班賈之後也農用八政疏又言傳不取張晏王肅近儒說尙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僞孔傳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僞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云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厥養也謂人之臣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江訓養爲長與蔡異然不及蔡引蘇氏訓爲厥養也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僞孔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爲之所哉言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僞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我二人僞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云二人已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僞孔云謂

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懼也
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偽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陟升遐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江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
初崩未有諡故稱新陟王秦誓昧昧我思之偽孔云惟察察便
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
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昧昧我思之
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
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當爲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
與之同者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
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孫淵如疏此數條皆與江氏
後案段懋堂撰異皆無說段惟略同惟戰要囚無說王西莊
句相連寫之皆輕蔑蔡傳不屑稱引之也蔡傳雖淺薄亦何必

輕蔑太過不屑引之乎近儒惟孔巽軒公羊
通義引宋人之說甚多最無門戶之見也
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爲一書取
尚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偽孔傳與史記之采尚書者爾雅說文
釋名廣雅之釋尚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尚書而說其義
者采擇會聚而爲集解如何氏論語集解之體　其兩說可
存者如堯典欽明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雖兼
可兼存者如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罪人爲周公官屬則不采之
疏中仍引而駁之　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尚書之語采
擇融貫而爲義疏其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
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吾老矣不能爲也書此以待後
人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九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東塾讀書記六

南菁書院

詩

番禺陳澧蘭甫著

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孔疏所載詩譜不言序爲誰作沈重之說不知所據澧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衞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

故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人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之自明耳

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爲非獨燕兄弟也一句矣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有非子夏之舊者也（則以鄭說爲非）（阮文達公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此鄭以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八字非毛公所著乃後人著之故箋絕不言靈星之尸而亦不駁之也孔疏誤讀非毛公後人著之七字爲一句遂謂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矣

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

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
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
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曲陵曰阿遘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
釋考槃澗阿遘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
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何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
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
鼓鐘序云刺幽王也毛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
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也澧案此是毛公續序
誤入於傳文之首也自節南山以下序言刺幽王者三十篇雨
無正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

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舝魚藻采菽角弓菀柳
葉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二十四篇之序次句以下皆言所以刺
之意惟鼓鐘序只刺幽王也一句其刺意未明故毛公足成之
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旻小宛小弁六篇序亦只刺幽王
一句無足成之語以詩中明有刺語不必足成耳（楚茨信南山諸詩無憂傷之語故朱子不信爲刺詩）
最可疑者酌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澧案遵養時晦毛傳云養取也訓養爲取其義已難明鄭箋云
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不訓養爲取然又非序所謂養天
下也此序實未易明耳
關雎序說周南召南之語孔疏未明其意也周召者周公召公

采地之名周南召南者二公所主之地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周南召南地皆甚廣但舉二采地之名而其餘之地則以南字包括之者周召皆在北周南之地其化自周而南故以周南爲名召南之地其化自召而南故以召南爲名序所云南言化自北而南其意如此也周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周南召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召南若夫關雎麟趾鵲巢騶虞諸詩出於周國中非二公所主之地而分屬二南者以關雎麟趾是王者之風周公攝王者之事故以其詩繫之周公鵲巢騶虞是諸侯之風周公先王本是諸侯其教如此召公是諸侯故以其詩繫之召公序之所云其意如此也其末數句之意則實難明故爲後人所疑矣

六月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凡二十二篇每一篇廢則一事缺其末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讀此序令人驚心動魄乃知詩教所關係者如此孔疏云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語深悉此序之意矣此序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文選謝叔源西池詩李善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此所引若是韓詩序則毛韓序同蓋出於子夏矣

西漢經學存於今者惟毛詩尚書大傳春秋繁露皆非完書段懋堂爲毛詩故訓傳定本其題辭云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是也然其定本則未盡善凡每篇傳首有興也二字者段皆增經文二句於其上以無經文則興也二字無所承耳然不必增也某篇幾章幾句乃毛公之筆當連屬於毛傳之前舊在傳箋後段移置序之前禮謂當在序後傳前古者衆篇之序合爲一編也興也二字即承此耳如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興也其餘不必增

而增者尤多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之上不必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荇接余也流求也之上不必增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二句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之上不必增鐘鼓樂之一句惟宜以琴瑟友樂之之上當增琴瑟友之一句耳如此則增者甚少不至處處皆增大異於其舊矣段氏又有毛詩訓故傳讀考周禮六卷序微一書見阮文達公漢今惜不得而讀之

毛傳連以一字訓一字者惟於最後一訓用也字其上雖緊至數十字皆不用也字此傳例也然有不盡然者今考也字不合傳例之處其下皆有鄭箋此由昔人因箋綴傳下傳無也字則文勢不斷故增也字以隔絕之此已不當增而增矣段氏定本又於舊所未增者而亦增之如淑善逑匹也寤覺寐寤也善字覺字下皆增也字則段氏亦未知傳例矣何彼襛矣傳肅敬雝和平正也肅敬雝和下有箋而和下無也字此昔人增加之未盡者穆木傳緊旋也成就也緊旋下無箋而昔人亦增也字則以上文綏安將大下皆因有箋而增也字遂相連增之耳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俗學間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然則毛傳也字爲俗學所加無疑也論語巧言令色朱注巧好令善也此朱子之用古法俗學知此者稀矣

毛傳一字訓一字有加之字者如服思之也濩煮之也之類其所訓皆用韻之字蓋詩意本說思因用韻遂用服字以代思字詩意本說煮因用韻遂用濩字以代煮字毛公知其意故加之字訓爲思之也煮之也後世作詩者亦多如此如杜詩奉贈韋左丞丈云詩看子建親親近之也哀王孫云慎勿出口他人狙伺之也段氏定本小箋云濩卽鑊之假借鑊所以煮物故煮之亦曰鑊此讀煮之也三字爲一句是也其於服思之也之上增思服二字則讀服思之也四字爲一句義例參錯矣

濩煮二字韻同部詩人用濩字蓋取其與莫綌斁皆入聲此其用韻之精密也　惟如惔如焚傳云惔燎之也惔非用韻之字然此亦因詩人用惔字爲焚意故訓爲燎之也凡詩一句兩字皆用如字者其兩字必相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類是也

毛傳訓詁與爾雅同者如鴟鳩王雎也孔疏云釋鳥文水中可居者曰洲孔疏云釋水文孔意以爲毛公取爾雅之文以爲傳也澧案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荀卿受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則毛亨乃周秦間人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考然則爾雅不盡在毛傳之前安知非爾雅取毛傳之文乎

毛傳簡而精人皆知之矣其精而奧者如葛覃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澧案說文施旗皃旖旗施也移禾相倚移也此經施字乃旖施之施傳移字乃倚移之移皆柔曲猗那之貌傳訓施爲移葛藟之形狀如繪也故讀毛傳者不可不讀說文施說文作迤作迤遷移之移說文作施作移者假借字耳此經此傳則皆用其本義也玉藻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孔疏引之而云毛義必不然然孔自爲說亦云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皆未得毛意也　更有甚簡奧者載芟篇載穫濟濟傳云濟濟難也乍讀之幾不可解讀鄭箋云難者穗眾難進也而後明其意謂禾穗粗大稠密穫者難入於其中此形容豐年景象令人解頤矣段氏定本小箋云濟同擠甚得傳意

毛傳訓詁之語有足以警世者召旻傳云皋皋訿訿不供事也此於衰世之人形容盡致孔疏云小人在位如此害及天下尤能發明傳意

毛公說詩之大義既著於續序中矣其在傳內者亦不少如關雎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

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鹿鳴傳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如此類者不可以其易解而忽之也又如苕之華傳云治日少而亂日多此語甚悲有無窮之感慨呂氏春秋觀世篇論治世之所以短亂世之所以長蓋古之傷心人同此感慨矣又如鳧鷖傳云太平則萬物眾多乍讀之似但稱頌太平之語反而思之離亂之時人烟且稀少況物產乎乃知毛傳此語之深警也魚麗傳云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再作此語意深哉桑扈篇君子樂胥受天之祐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賢者在位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孔疏云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孔沖遠讀此箋能反而說之善說經者當如此

毛傳多載禮制如葛覃傳云古者王后織元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右手既御著於左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如此者皆禮記之類也葛覃傳云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草蟲傳云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如此之類則已載於禮記矣

毛傳有述古事如韓詩外傳之體者如素冠傳子夏閔子騫三年喪畢見夫子一節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一節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一節絲傳古公處豳一節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一節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節皆外傳之體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一節雖非述古事然因經文卜云其吉一語而連及九能亦外傳之體也

荀子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

於金石其聲可丙於宗廟大略篇據此則周時國風已有傳矣韓詩外傳亦屢稱傳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采雜說非本義蓋專指外傳而言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十五年錢惟善序云斷章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澧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者尤多似外傳蓋孔門學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非後儒所能及韓非有解老篇復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傳之體其解老即內傳也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傳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內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斯文也直齋書錄解題云韓詩外傳多記雜說不專解詩果當時本書否卷二杭董浦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倘背經旨鋪列雜說是謂畔經古文百篇序此則不知內外傳之體矣皮襲美讀韓詩外傳云韓氏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如襲美者乃能讀韓氏書者也韓詩外傳宋阿曲處子一事蓋明知此乃雜說不足信但欲證明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之義耳近人刻外傳者多豈能盡刪乎

鄭君詩譜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不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澧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

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此蓋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禍也雨無正維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迫且危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清人序云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此序語意甚明而鄭君必解之者殆亦有所感也注心於利衰世之風必如是矣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引此數語字字精要爲主者凡經學必有所主所主者之外或可以爲輔非必入主出奴也表明者使其深者必達晦者易曉古人所賴有後儒者惟在於此若更爲深晦之語則著書何爲哉如有不同者以毛義爲非也然而不敢言其非下己意使可識別者易毛義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敬先儒也讀者當字字奉以爲法

鄭君專於禮學故多以禮說詩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以敎成之祭與禮女爲一鄭以季女設羹正得爲敎成之祭不得爲禮女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毛以爲燕射鄭以下章烝衎烈祖則是將祭而大射鄭難毛者惟此二條蓋於禮有據

雖難毛不嫌也然有拘於說禮而失之者鳧鷖序云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毛以五章皆爲祭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五章祭七祀然詩中貫無此分別且三章爾酒既湑爾殽伊脯箋云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沛酒脯而已孔疏云其實天地之祭更殽饌有此則覺箋之疏失而微破之矣詩但取湑脯與渚處下爲韻耳云伊脯者不可云既脯故變其文也此鄭拘於說禮之病也綠衣箋云綠當爲褖然禮有褖衣無褖綠拘於說禮而破字尤其病也此亦箋之拘於斯干似續妣祖箋云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亦箋之拘於說禮望文生義孔疏則云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此說最通詩是有韻之文其文義有不可拘泥者如絲衣自羊徂牛徂牛黈鼎及

黈傳云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傳亦望文生義疏云鼎則先大後小者取黈爲韻澧謂先羊後牛亦取牛爲韻疏未明言耳其餘如小星三五在東采菽元袞及黼生民載震載夙或簸或蹂椒聊予爰嘗疏皆以爲取韻不拘泥文義此疏之精善處也天保論祠烝嘗疏云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言便文卽取韻也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葛屨可以縫裳寘之初筵俾出童羖皆是取韻不必拘泥觥爲罰爵裳爲下服羖爲羊不童也童羊亦如肥牂猶言肥羊三百篇此類甚多也說經者當先解其字再說其意如觥當先解爲罰爵再解詩意只說爵耳不必泥於罰也餘皆倣此毛傳不破字然小旻是用不集傳云集就也卽是讀集爲就與猶咎爲韻錢辛楣養新錄之說此與破字無異矣鄭箋多破字如七月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當謂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思文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孔

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宜爲存立眾民也澧謂如此類皆不必破字然如常武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此則屯卽布陳敦厚之意鄭雖破字仍與毛義同釋文至喜鋪敦下皆云王申毛如字此王肅有意與鄭立異耳敦字不必申毛也斯干無相猶矣傳云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孔疏云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此則鄭破字爲長矣

毛鄭訓詁似異實同者孔疏屢言之矣如車舝以慰我心傳云慰安也箋云以慰除我心之憂也疏云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生民以興嗣歲傳云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疏云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凡鄭非異於毛及微異而亦同者讀者但當如此通融之至如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云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疏云溢慎釋詁文易傳者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小旻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傳云沮壞也箋云沮止也疏云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凡鄭義異於毛者讀者當求其理孰爲密雖無多異亦當求其宜孔疏足以爲法矣

鄭與毛大不同者關雎傳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此毛以爲后妃是淑女是字甚明孔疏乃謂毛以爲后妃思得淑女強

毛從鄭然毛傳是字豈可强解乎箋所云爲君子和好衆妾之
怨者與列女傳同列女傳云湯妃有娀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
無妒媢逆理之人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
和好衆妾母儀傳劉子政所說蓋魯詩也然亦似以淑女指有娀
非指九嬪且車舝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四章陟彼
高岡箋云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然則關雎序云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亦是淑女在王后之位不知鄭君何以云三夫人以
下也大戴禮保傅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爻
皆愼始敬終此言婚言乾爻言愼始皆是言夫婦非言嫡妾論
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孚甲解馬曰周南召南國風
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此言三綱之首

是夫爲妻綱非言嫡妾三國志程秉傳孫權爲太子登娉周瑜
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
王教之基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秉隸事鄭君見本傳而亦不從
箋說可謂不苟同者矣唐來鵠隋對女樂論云高祖謂羣臣曰
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隋文悅噫暉遠引詩
膽對恣率一時之言頗昧二南之旨淑女謂后妃也安有后妃
執樂也此唐人不依孔疏强毛從鄭者
凡引唐人文無其集者皆見全唐文

王肅之說有是者有非者當分別觀之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
澣害否毛傳云污煩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此毛以私與衣皆
是私服污與澣皆是澣孔疏云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擾澣濯其
私衣是也此毛傳所說甚明王肅述之不謬宜孔疏取之也鄭箋
云衣謂韓衣以下至褖衣此則公服宜不澣者與薄澣我衣不合也考槃疏云此篇毛傳所說不

明王肅云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此毛傳簡略王肅能得其意宜孔疏亦依之也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王肅云不暇修禮而相朝疏引之云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受命出征無暇相朝不當以此爲怨王氏之義不爲長矣此取王說訓皇爲暇其以朝爲相朝則不取之甚能別擇也混夷駾矣孔疏云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然周之正月柞棫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此則王肅謬說疏駁之甚當也至王肅謬說而疏從之者如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孔

傳云毛以爲會值甲子之朝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則疏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朔非訓會爲甲疏連讀會甲二字以爲會值甲子不成文法且引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毛傳乃詁訓之最古者更何俟他求乎段懋堂小箋陳碩甫疏已解會訓甲之義此不復贅說

王肅自謂述毛然有非述毛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禹治梁山此治梁及岐之文也梁山近岐則韓近岐無疑矣日知錄云毛傳不言其地此亭林未悟毛傳用禹貢之文耳且不獨毛公據禹貢以作傳詩人亦據禹貢以作詩也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水經注引此竟不述毛矣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聖水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志氏姓此不知出於三家詩抑王節

信臆說然總之非毛說也燕師所完鄭箋云燕安也古平安師衆民之所築完此以燕國與韓遠故訓燕爲安然文義不順朱子集傳云燕召公之國也召公爲司空日知錄駁之云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澧謂當時燕師至韓必有其故不可懸斷其必無也日知錄又以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然詩言因時百蠻又可以百蠻而謂韓在南乎

鄭王說周公東征之事大不同考之詩書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知管蔡將叛乃爲鴟鴞之詩成王猶疑周公至感雷風之異迎周公歸於是管蔡商奄四國皆叛周公東征三年歸而攝政致太平鄭君之說皆不誤惟金縢云罪人斯得謂得知流言出於管蔡此江艮庭集注音疏之說鄭以爲成王收周公官屬此爲誤耳王肅以周公居東二年爲作大誥而東征以罪人斯得爲殺管蔡見瞻譜孔疏金縢偽孔傳與肅說同孔疏以王說傳合毛傳見瞻譜疏汪容甫云公避位以遯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夫成王且不敢誚公況敢遣死士以制之乎若用死士則公雖

甫述學又以王說傳合說文周公居東證

無毀我室毛傳云室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毛意以大鳥取我二子將毀我巢喻武庚叛而使管蔡附己將毀周室也說文云辟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辟許意謂不治流言所自起則無以告先王也二者皆不可傳合王說也如王說則於詩書皆不可通金縢言管叔及羣弟流言未言管蔡叛也周公一聞流言而遽興兵誅殺兄弟何太急乎偽古文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此以流言即誅囚與王說同可知偽古文乃肅所作也且成王此時方疑周公豈命周公伐管蔡乎此大誥孔疏語正可以駁偽孔及王說所謂以矛刺盾也王云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見瞻譜孔疏此以書言二年詩言三年參差不合而爲之彌縫耳汪容甫云公避位以遯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夫成王且不敢誚公況敢遣死士以制之乎若用死士則公雖

在朝亦可害之矣其所據逸周書作雒解之文則孔晁注已言其陵越江艮庭論之已詳矣

陸璣疏與毛鄭不同者山有苞櫟隰有六駮陸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孔疏云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澧謂陸疏誠有理矣然尚有可疑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駮食虎豹乃希有之獸豈得云隰所宜有竊疑箋亦以駮爲木名其無易傳之語者更疑傳本有樹皮似駮馬之語其後脫之鄭所見之本則未脫耳不然則此箋不可通矣

王伯厚云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崔靈恩宋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宋人諱匡字改爲康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實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詩攷澧案賈逵崔靈恩之書爲朱子集傳開其先近儒攻擊朱子者豈未見王伯厚之說乎且鄭箋亦兼取三家說不獨賈逵崔靈恩也阮文達公詩書古訓采諸經及諸古書說詩之語亦朱子集傳之意徐氏璈詩經廣詁亦然徐氏所附之說多與朱子集傳之說同陳碩甫毛傳疏亦然澧門人趙子韶皆摘出之此可見集傳之善雖欲蔑棄之而不能也

四庫總目提要云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

訓詁用毛鄭者居多澧案朱子語類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四句儘說得好卷八十一小序之精善朱子未嘗不稱述之也行葦首章朱傳云此方言其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澧案小序云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行葦忠厚也朱傳正可發明序意也至於詩中訓詁固多用毛鄭而其解釋詩意則有甚得毛義勝於鄭箋者如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鄭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此與毛意不同下章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然則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意亦當以爲鑒尚可茹朱傳云我心匪鑒而不能度物得毛意矣又如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云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是毛意以二者皆實有之事鄭箋云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此亦與毛意不同朱傳云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得毛意矣毛傳簡約鄭箋多紆曲朱傳解經務使文從字順此經有毛傳鄭箋必當有朱傳也朱子語類云陳君舉說關雎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鄭氏也如此說了卷八十一朱子知后妃求淑女是鄭如此說而非毛如此說眞善讀毛傳者也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至行道也鄭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孔疏云鄉飲酒禮注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澧案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傳云周行大道也此從毛傳及儀禮禮記鄭注說實長於箋說也示我周行猶云示我顯德行也班孟堅辟雍詩云示我漢行李善注云毛詩曰示我顯德行班

氏以周行之周爲代名故擬之曰漢行李善則不以周爲代名故引示我顯德行也道德道路皆可謂之道卷耳之周行乃大路也周行猶云周道猶云道周也近見胡墨莊毛詩後箋說此詩亦引示我顯德行但澧之書已刻成故不刪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朱傳云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傳云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此朱子不從傳箋而自爲說者實則古有此篇云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朱子之說與此暗合阮文達公云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皆非大雅文王詩解澧案宗祀明堂之說朱子所未及其以文王之神在天上則文達之說與朱子同如文達之講漢學眞可以爲法此詩毛鄭之說實非朱子之說實是若拘守毛鄭而不論其是非則漢學之病也

戴東原詩經補注云卷耳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此從朱傳之說不從序說平心論之序說雖古義而朱說尤通故戴氏從之也實彼周行朱傳以爲實所采之卷耳於大道之旁乃通戴氏云實此懷念於周行之上則文義未安也二章三章四章則朱說亦未安陳長發稽古編駁之云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是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是也戴氏云陟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酌酒願君子且酌以解其憂也此實勝朱傳之說不拘守毛鄭亦不拘守朱傳戴氏之學可謂無偏黨矣

賓之初筵朱傳云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灃案此詩無自悔之語與抑戒似不相類且武公赫咺威儀其所與飲酒之賓亦未必至於號呶亂籩豆朱子謂當從韓義未免偏見蓋有意於存韓義遂不覺其偏耳說經不可有成見如此

東門之墠序言刺男女相奔溱洧序言刺淫風大行序未嘗不言淫奔也朱子則不以爲刺而以爲淫奔者自作甚至風雨思君子亦以爲淫奔誤之甚矣 頍弁篇既見君子庶幾說懌隰桑篇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與風雨篇何以風雨篇獨爲淫奔乎 惟靜女篇則眞難解其言此女俟我於城隅又貽我以物我悅其美若稱舉賢女豈容作此等語必至投梭折齒矣毛鄭曲解之俟我於城隅解爲自防如城隅說懌女美解爲女史說釋妃妾之德美人之貽解爲遺我以賢妃文義皆不可通灃案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語意未了蓋謂諸侯當求賢女以爲配也呂伯恭讀詩記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猶闚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呂氏據張橫渠之說以爲靜女在後宮後宮西北乃城隅此則不然也諸侯之宮前朝後市後宮西北安能近城隅乎 二章言賢妃貽我以彤管女史之灃可說懌呂氏此說可通矣其云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謂田官獻新物於君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此說則仍未通蓋三百篇中此篇當如食肉不食馬肝耳定九年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馬孔疏云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此則竟以爲上下二章本可棄矣

陳季立讀詩拙言曰詩三百篇牢籠天地囊括古今原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眞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貫矣近也實遠淺也實深辭有盡而意無窮故誰適爲容閨怨之貞志也與子偕作塞曲之雄心也於女信宿戀德之悃衷也投畀豺虎疾惡之峻語也樂子無知傷時之幽憂也攜手同行招隱之姱節也斷壺剝棗田家之眞樂也魚籃筍蒲餞送之清致也示我周行乞言之虛懷也周爰咨謀遠遊之博采也實命不猶自寬之善經也我思古人拔俗之卓軌也後世風流文雅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典乎好樂無荒恬淡而慮長匪我思存紛華而不亂泌之洋洋素位而止足在水中沚跡近而心遐振鷺想君子之容也白駒縶嘉客之馬也後世清隱高遯之士

言之能若此之婉乎濟濟多士美得人也有嚴有翼修戎政也公孫碩膚昭勞謙也萬邦作孚廣身教也此盛世之風綦隆之泰也變雅所詠尤可繹思滮滮泌泌百官鄂矣亶侯多藏寵賂彰矣婦有長舌女謁盛矣莫肯夙夜庶政隳矣爲鬼爲蜮讒夫昌矣俾晝作夜酒德酗矣自有肺腸朋黨分矣民亦勞止百姓困矣此周之衰也亦漢唐宋之所以亡也後世經綸康濟之士言之能若是之詳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謀始之箴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令終之戒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行道之微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策名之則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何言之可輕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何微之可忽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何事之非心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何教之非政古之人無斁譽髦斯

士何化之不可行盡瘁以仕甯莫我有何變之不可正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何天之不爲人尊嗜嗜懵職競由人何人之不爲天是合內外貫始終一天人道德性命之奧也後世講學談道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審乎故詩也者辭可歌意可繹可以畜德孔門所以言詩獨詳也禮謂陳季立可謂善讀詩者凡說詩者多解釋辯駁然紬繹辭意之功不可無也平情畜德其爲益深矣其爲用大矣竊欲以季立此論爲治此經者勸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終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闓　校

東塾讀書記七

番禺陳　澧蘭甫著

周禮

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漢書藝文志云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禮傳云孝成皇帝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蓋西漢儒者始則信周禮後乃排之耳賈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澧謂此說非也武帝以爲瀆亂羣儒尚采之乎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必有末世增入者此以末世瀆亂改爲末世增入　四庫提要引之而伸其說云此如後

世律令條格數十年一修修則有所附益斯爲定論矣

汪容甫周官徵文凡六條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藝文志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食醫職文春宜膏豚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廐以下內饗職文詩生民傳嘗之日菹卜來歲之芟以下肆師職文澧又考得四條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云云孔疏云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泲二齊及鬱鬯之事考工記賈疏云

此記人所錄眾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考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室典制但無以見其必爲周公所作耳逸周書職方解序言穆王所作則在周公之後有明徵也汪容甫以爲述古亦謂之作乃强辭耳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此非周初之制最爲明徵尙書

僞武成孔疏云周室既衰諸侯相幷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此定論也孟子告慎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如周禮所言則魯侯國當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至孟子時僅得方百里者五愼子當答云在所益矣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必以大國言之豈僅可寄男國之命乎子產言列國一同（襄公二十五年左傳杜注六方百里）所謂列國豈專指男國乎管子云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輕重乙篇）管子言兼霸之國尚不及四五百里則周初必無四五百里之國周禮所言四五百里者正是兼霸之國造此文耳墨子云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非攻中篇）此尤與孟子之說同與周禮異也若以爲周禮兼附庸言之亦非也論語言顓臾在魯邦域之中則邦域包附庸在內然魯侯邦域若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其國方百里者一而附庸之地乃十五倍亦必不然也賈誼上都輸疏潛夫論班祿篇皆與孟子同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亦用孟子之說也　孟子所謂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以田言之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方百里者爲田萬井九百萬畝其中公田一百萬畝計其所入今之大縣錢糧不過如此然非多取於民也古者君授民田其業主取佃戶九之一薄之至也

孟子言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僞孫疏云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

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
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此而推
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
皆無者葢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禮謂孟子明言
文王之治岐則周公時容有不同其後更有不同不必疑矣不
必謂文王權一時之宜也
周公制禮至幽厲而廢至秦而燔滅幸而周禮出於山巖屋壁
卽不盡周公所作終是周代典制豈可排棄之乎後儒考古者
考一代之事必蒐討一代之書雖短書小說猶不遺也況周禮
五官粲然具存者乎若以爲非周公所作則棄之然則讀漢會
要者但取高帝時之事以後皆可棄乎鄭君尊信周禮乃通儒
高識林孝存之排棄則拘儒之見也且鄭君亦不悉信也職方
荆州其浸潁湛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
波溠注云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
在此非也此鄭君明言經文之非豈有周公之書而可以爲非
者哉碧蕨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
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注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鄭君葢不
信此事故云未聞耳此事甚迂怪不足信亦不必辯也　鄭志
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詩生民疏引　此之謂也
鄭君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此賈氏序周禮廢興語　以周禮之中實
有周公之制也司馬溫公論財利疏云周禮冢宰以九職九式
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
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

職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困學紀聞云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鼓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及其衰也唇椓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孀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紲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閒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卷四日知錄云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卷五觀溫公厚齋亭林所論非周公孰能定此制所謂致太平者此其犖犖大者也歷代職官表今內務府官爲周禮天官之屬者居多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孝成皇帝時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密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時眾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據此則周禮得列序著錄由於劉向其時劉歆尚幼也後儒因劉歆而詬厲周禮者誤也漢書成帝本紀云河平三年劉向校中祕書藝文志云每一書已向輒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向傳云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藝文志又云向卒後哀帝復使

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澧案以年數計之向校書閱二十年其錄而奏之者卽別錄是也至歆乃彙爲七略耳馬融所云錄略者兼向之錄奏歆之七略言之也

賈引馬融傳又云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澧案劉歆此語鄭君取之不以人廢言也弟子死喪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澧案杜子春當生於西漢成帝初年東漢經師之最先者矣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子春獨能通其讀首創之功甚大其說見於鄭注中者百餘條皆辨正文字音讀當時讀周禮之難在此也如大卜玉兆瓦兆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連山歸藏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此則非辨正文字音讀者然不多見也後鄭之於杜子春多從其說如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云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元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如此之類不從其說者亦頗有之然不多也且有二鄭不從杜說後鄭則從之者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謂取蕭祭脂此不從鄭大夫而從杜也掌舍設梐枑再重注云鄭司農云梐枑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此不從鄭司農而從杜也然有二鄭不從杜後鄭亦不從者如鄉師共茅藉注云杜子春云藉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藉爲藉謂祭前藉也元謂藉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此從鄭大夫不從杜也射人以矢行告注云鄭司農云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

以矢行告于公下曰晉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
告白射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此
則鄭司農疑杜非是後鄭無說則與司農同矣司農受業於子
春而有疑其非是者古之儒者治經不爲墨守之學也後鄭稱
二鄭爲同宗大儒而於二鄭與杜皆有從有不從絕無偏黨之
見尤可見其立心之公正也
後鄭注引鄭大夫者甚少且多不從其說如小宰聽稱責以傅
別注云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甸師祭祀共蕭茅
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酒師巡其前後之屯注
云鄭大夫讀屯爲課殿後鄭皆不從之蓋以其爲鄭司農之父
故引之耳所謂成家世之訓也至司農之說則多引之又多從一

之蓋猶注詩之宗毛爲主矣孔沖遠詩疏分疏毛鄭賈疏周禮
則詳於後鄭而稍略於先鄭南海曾勉士先生爲周禮補疏專
疏先鄭惜其書未刊行也
鄭司農當東漢之初其所引舊說乃西漢人之說也如載師凡
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
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
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濛者且授
之杖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
說也屨人赤繶黃繶鄭司農云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
此禮家亦西漢禮家也笙師鄭司農云篪七空賈疏云廣雅云
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篪九空

司農云七孔盖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澧案此明是別有所見豈可據廣雅而疑其爲誤乎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賈疏云未知出何文此疏闕疑是也保氏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疏云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此先鄭必有所本而疏謂其以意而言非也保氏六書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云皆依許氏說文此更賈氏之誤鄭司農在許叔重之前也說文敘云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漢書藝文志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皆與司農之說大同小異而司農之說最在先盖其所自來者遠矣

周禮有隱略而尚可考見者後鄭則引證以明之如宰夫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饔餼之宰夫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及聘禮公食大夫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又如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胖俎注云賓客食而王有胖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胖俎見於此矣若無存而可見者則約而知之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注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賈疏云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

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眾三揖注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賈疏云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掌客注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簴其設筐陳于楹內簴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注又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饔餼之文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注云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與賈疏云引士喪禮者欲見凶時有文吉時無文約出吉禮也此皆約之之法也

又有推次之法如內司服緣衣注云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褕衣元此鄭君自言推次者其餘如司尊彝注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如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云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賈疏云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至若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注云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

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宴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葢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此則以宴推而知經文有是有非尤精密矣約與推次皆所以補經也

賈疏能用鄭君推約之法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疏云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知也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疏云含玉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此皆鄭君差次之法也又如大宰設其攷注云司空亡未聞其考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此疏尤精密葢不獨鄭注能補經賈疏亦能用鄭注之法以補經也更有鄭注不用約而知之而賈疏夫冕而無旒疏云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弁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

鄭注三禮以漢制況周制而周禮注尤多王伯厚皆錄之爲漢制考澧案左傳昭十七年郯子言少皞氏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爲司徒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引之云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注云

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孔疏云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然則以後代之官況古官以後代之事況古事其來遠矣先鄭以此法注周禮杜子春亦用此法如典瑞珍圭以徵守杜云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但不若先鄭注之多耳馬融傳亦有之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皆有容蓋賈疏云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後鄭因之所舉漢制愈多而賈疏能發明其意疏語最精要者鼓人帗舞注云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疏云樂師注帗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方相氏注云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疏云引漢法爲證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

疏云周法無文皆約漢法以況之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注云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元謂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疏云夷三族乃是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澧案賈所謂舉今以曉古者即訓詁之法也古語則以後世之語通之古官古事則以後世之官後世之事況之其義一也古地理亦以今地名釋之即是此法此乃注經一定不易之法也漢法依古而來所謂繼周百世可知也周法無文則約漢法以況之亦約他經以注此經之法也至亂世之法鄭君不以解周禮賈疏之說尤明困學紀聞引徐筠微言謂鄭注誤引漢官以比周官此徐筠之淺陋蓋未讀賈疏耳 困學紀聞又云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

也其制猶古厚齋既引徐筠說而又自爲此說蓋頗悟徐說之非也

賈疏多用鄭注之法以唐制況周制如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疏云若今儀注質人疏云此質人若今市平準肆長疏云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者若今行頭者也司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疏云若今民失火有杖罰此皆賈疏深得鄭注之法者也又有鄭注已舉漢制況周制賈疏復以唐制況漢制者掌誦次于舍門外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云卽今門外亦然掌固設其飾器注云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云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是也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疏云漢時下手書卽今

畫指券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云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云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此皆以周漢唐貫而通之又如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疏云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此則以漢時知周時遺象而唐時無以知漢時遺象其意蓋頗惜之此可見其思古之幽情也

續漢書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劉昭注云胡廣注隆此篇曰張平子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澧案解說周官而欲述漢事此卽以漢制況周制之意也志又云太常卿一人劉昭注云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丞一人注云盧植

禮注曰如小樂正左右都候注云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大鴻臚注云周禮象胥干寶注曰今鴻臚侍中注云周禮太僕干寶注曰若漢侍中御史中丞注云周禮掌建邦之宮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盧子幹與後鄭學術本同干令升則遵守先鄭後鄭之法也

通典云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爲名又云調者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耳卷四唐制與古制雖多至數倍而杜君卿猶著其源流此通典之所以爲通也

讀周禮者知漢晉唐儒者舉今曉古之法則當遵循之讀周禮畢當讀　大清會典舉　國朝之制以況周禮則周禮更顯而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原亦因之而見矣且　國朝有會典復有歷代職官表凡今有而古無古有而今無與名同而實異實同而名異者詳爲考證讀周禮者讀此更瞭如指掌矣周禮者古之政書也治此經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也

謂周禮不可法者徒以王安石之故耳趙雲崧云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尊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廿二史劄記卷十五此可爲用周禮之效也

江愼修云壺涿氏掌除水蠱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

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周禮疑義舉要
此在周禮中乃小事耳而後世行之足以爲民除害安得云周
禮不可行乎

考工記實可補經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記者以一人而盡諳眾
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記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視之惟其卑
視工事一任賤工爲之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此所關者甚
大也今時乃頗悟之矣記以輪爲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
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圖說
所載諸器多以輪爲用算法之
割圜亦輪之象也其理微矣

工事以治水爲最大匠人爲溝爲防百餘字而盡治水之法善
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之者潘季馴所謂以水攻沙也
淫之者賈讓所謂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也凡溝逆地防謂之
不行如廣東之西江水盛時每爲害昔人欲於肇慶鑿山使西
江分一支南入海以殺水勢則下流不受其害而不知此所謂
逆地防謂之不行也

考工記注疏多誤且有圖而佚之鳧氏爲鍾注云凡言閒者所
者是也注又云鼓外二銑外一
爲從篆以介之疏云鄭所圖
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云云疏云此圖略舉一成於一角以三隅
反之一同可見矣
是注疏本有圖也戴東原復爲之圖有草創之功阮文達程易
疇治之益精爲古人所不及其最精者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
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程氏
以算法解之又訂正一柯有半當作一矩有半一矩者九十度
角也一宣者四十五度角也一欘者六十七度三十分之角也
一柯者一百一度十五分之角也磬折者一百三十五度之角

也昭然若發矇矣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賓校

南菁書院

東塾讀書記八

番禺陳澧蘭甫著

儀禮

儀禮難讀昔人讀之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

士冠禮筮于廟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賈疏全部皆如此此讀儀禮第一要法也有司徹鄭注屨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賈疏分節之法所自出也

賈疏之分節有尤細密者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疏云自此盡無儐論主君使卿歸饔餼於賓介之事上介饔餼三牢疏云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饔餼於上介之事

士介四人皆饔大牢疏云自此至無賓論使宰夫歸饔於衆介之事此一節而又分三節也特牲饋食禮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疏云自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幷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酬主婦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獻主人酢十一也此一科而分十一節也有司徹疏如此類者最多不可枚舉其分析細密使讀之者心目俱朗徹矣

賈疏分節偶有遺漏者如大射儀司射適次作上耦射疏當云自此盡搢扑反位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執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退中與算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若命曰復射疏當云自此盡如獻庶子之禮論某事而疏無之皆遺漏也其餘諸篇之疏亦偶有遺漏但不多耳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釐析經文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古某事如士冠禮第一節後題云右筮賓此法亦出於鄭君禮記禮器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妾鄭注云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云云禮案士喪禮下篇既夕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鄭君引之而摘出陳器二字也較賈疏尤簡明其荅季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說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叢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於世亦非小助

也荅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儀禮者至　國朝而馬宛斯繹史所載儀禮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吳中林儀禮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愼修禮書綱目因朱子通解而編定之固宜遵用其法徐健菴讀禮通考秦文恭五禮通考亦皆分節自朱子創此法後來莫不由之矣郡齋讀書志云編禮三卷呂大臨編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卷一朱子荅潘恭叔書云禮記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閒伯恭欲令門人爲之然則朱子之書本發端於呂氏也

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見其蹤跡如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又如燕禮主人盥洗觚注云取觚者東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皆來不得篚東西面取以是知取觚者東面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大射儀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注云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云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面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此亦鄭有圖故知少北賈有圖故

知不得少南皆確不可易也

鄉飲酒禮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疏云以介席東面故邪向之特牲饋食禮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注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疏云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不背主婦又得邪角相向也鄉射禮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注云還左還也疏云知左還者經云還當上耦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欲西面與上耦相當故知左還迴身當之取便可知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舉于俎皆答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云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在東面而答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迴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如此之類或邪向或迴身與平直易見者不同非有圖安能知之

鄉射禮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注云闑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疏云司馬由上射之後立於物間命去侯訖物間南行西向適階降是其順矣今命去侯訖乃闑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去若出物間西行則似直爲上射命去侯是以并下射闑繞之明爲二人命去侯也燕禮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注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云以其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西向而陳其尊有四并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尊東西面酌酒以背

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如此類者圍繞交錯繪圖亦殊不易或綿絡習之乃知之耳卽以疏文而論曲而能達栩栩欲動世人謂賈疏之文不及孔疏豈其然乎

楊信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皐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世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楊信齋儀禮圖序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幷考之乃爲佳爾據此則始爲圖者趙彥肅也儀禮經傳通解載鹿鳴鬭雖十二詩譜云趙彥肅所傳蓋其人有志於禮樂之事者也

阮文達公爲張皐文儀禮圖序云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

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綿絡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卽徐生之頌乎澧案畫地之法澧嘗試爲之眞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業耳李璧玲孝廉名能定在澧家教元畫地而習之也焦里堂作習禮格繪宮室家姪等讀書嘗邀澧及家姪宗如弈枰而人物爲棋其序云雖戲而不詭於正

若夫宮室器服之圖則當合三禮爲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者惟聶崇義之圖至　國朝諸儒所繪益精若取　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聶氏圖考定其是非而別爲三禮圖則善矣有不能非者則兼存之明知其誤者則不取如張皐文深衣圖肩上兩幅縫合此必不然也　通典卷六十三天子諸侯玉佩劒綬璽印自注云秦漢以降逮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訛舛研覈莫辨澧案此不獨玉佩劒綬璽印爲然凡漢以來衣冠讀史皆

難明而周之冠冕玄裳乃易明賴有諸經注疏故也

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鄉射禮記同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二句鄉射禮記亦同此記文之發凡者也士相見禮凡燕見對也云凡與大人言云云凡侍坐於君子云云凡執幣于君云云凡言非不趨云云此則經文之言凡者然非十七篇內之凡例也

鄭注發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聘禮注最多若鈔出之即可爲儀禮凡例矣

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者聘禮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注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云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覿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牽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事而言也特牲饋食禮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注云凡尊酌者在左疏云鄉飲酒鄉射皆元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面尊不從此義也如此類皆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也

有鄭注不云凡而與發凡無異賈疏申明爲凡例者如士冠禮宿賓注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疏云凡有戒無宿者非止於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

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觀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疏云案士昏禮云壻執雁升奠雁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如此類皆注不發凡無異於發凡而疏申明之也

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鄉射禮記尊給冪賓至徹之疏云凡冪者皆爲塵埃加故設之但用冪不用冪不同者凡用醴皆不見用冪質故也醮用酒亦無冪者從禮子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冪鄉飲酒鄉射有冪者無所厭故也觀禮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疏云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饔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如此類皆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注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云謂凡燕及食幷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與大射獲者與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此經是變例注發凡而疏申明之也又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聘禮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疏云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又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又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

楹間南面退西面立注云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云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間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于楹間南面注云授於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謂賓主俱至楹間南面並而授是以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間或有詘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詘受又前致饔餼儐使者於楹間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間別相尊敬是以前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注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詘受又賓覿公云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間者皆非敵法就文解之此疏釋例最詳特備錄之此皆經之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賈疏不云凡而無異發凡者士昏禮主人以賓升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唯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者彼注云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也覲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者奉王命尊故也燕禮降席坐奠觚拜告旨注云降席席西也疏云鄭云降席席西不言面案前體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此二條疏言通例言體例即無異發凡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疏云此禮賓與饗禮同俱爲饗禮有酬帛則多此疏言同即例也

聘禮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疏云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皆東不奠於地此疏言亦卽例也士昏禮賓卽筵奠于薦左疏云此奠於薦左不言面位下贊禮婦奠于薦東注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此云奠于薦左明皆升席南面奠也必南面奠者取席之正又祭酒亦皆南面並因祭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己不敢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而奠于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賓祭酬酒故亦南面奠此段疏屢言亦其例最通貫矣士昏禮建柄興坐奠觶遂拜疏云因建柄興坐奠觶不復興遂因坐而拜冠禮禮子幷醮子及此下禮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具聘禮賓不言拜者理中有拜可知也此言可知以例知之也經文不具賈熟於禮例則可據例以補經禮之有例豈非至要哉

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簡疏則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之朱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卻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答陳才卿書）此所謂倫類卽凡例也近時則凌氏禮經釋例善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禮欲取儀禮經文依吳中林章句分節寫之每一節後寫張皐文之圖又以凌次仲釋例分寫於經文各句下名曰儀禮三書合鈔如此則儀禮眞不難讀惜乎爲之而未成也）

韓昌黎讀儀禮云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掇其大要者卽

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也昌黎著于篇者今不得而見之然賈疏每一節所言之事卽大要也若掇爲一編當無異於昌黎所云矣初讀儀禮者尤當如此昌黎掇奇辭欲於作爲文章而上三禮所謂誦其文則思其義也規之也掇奧旨卽送陳密序論習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孔疏云按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三徧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設笄纚櫛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爲冠身梳頭著纚畢賓洗手爲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爲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元端元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元衣素裳夕用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元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元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爲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此卽所謂掇其大要者也

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孔疏云按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舅席姑卽席婦執笲棗栗奠于舅席又執腶修奠于姑席訖贊者醴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奧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酳席于北墉下婦徹設于席前婦卽席餕姑之餘卒食姑酳之此疏所掇亦頗簡明通典掇取儀禮然如諸侯大夫士冠禮而未能簡

要尙可刪節又如諸侯大夫士宗廟
饋食禮則又太簡蓋所謂掇其大要者亦不易也
何邵公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
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
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敎之賓既
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
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爲冠者設北嚮
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篚器設於兩筵又設罇爵
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
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
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

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
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嚮冠者祝曰令
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
者卽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
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
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姑姊
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爲勸乃罷異日有祭事
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見通典卷五十六似有誤字姑仍之澧案此亦掇
其大要然但爲行冠禮而作非爲讀士冠禮而作故但有一加
無三加其設筵亦與士冠禮不同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進賢冠
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是後漢時士無三種冠故無三
加今士有雀頭冠公服又有常冠常服行冠禮可以二加也

既明禮文尤當明禮意朱笥河以儀禮難讀欲撰釋例之書又以禮莫精於喪禮欲撰禮意之書見笥河集子錫庚所撰序釋例則凌次仲爲之矣禮意則鄭注最精非獨喪禮也如士冠禮筮于廟門注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夫以筮于廟門四字而禮意精細如此非鄭君孰能知之又如鄉飲酒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其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注云少立自正愼其位也已帥而正孰敢不正此司正拱手少立實難知其何意讀鄭注乃知正己以帥人之意其深微至此得鄭注而神情畢見可謂抉經之心矣

士喪禮代哭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既夕禮三虞注云虞安也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如此之類乃鄭注發明喪禮之精意而禮記注尤多如喪大記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哀慕若欲攀援雜記上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肂也尸子云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讀鄭君之注眞欲泣下沾襟矣喪大記又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即位于序端卒斂君撫之孔疏云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案尸與之別也此疏說禮意亦沈摯古之君臣情重如此所謂視臣如手足也讀之亦使人泣下也

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

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楊疏云傳竝釋禮意故與士昏禮本文不同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傳云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楊疏云言可乎問言禮意澧謂穀梁傳釋禮意問禮意亦可謂善於禮矣楊疏能疏明之亦可謂心知其意者

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卽以士冠禮一篇言之筮人還東面旅占疏曰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通解云今案少牢禮無此文乃宧賓鄭注其不宧者爲眾賓或悉來或否釋文爲于僞反疏曰云不宧者爲眾賓或來或否者此決正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宧不得不來也通解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而又宧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宧蓋但使爲眾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爲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絕水在洗東鄭注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通解云今詳注文罍下及字恐誤爵觶鄭注士皆爵韋爲韠其爵同通解云其爵同三字未詳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通解云經既不言屨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卽得竝易屨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既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兄弟畢衎元鄭注衎同也古文衎爲均也通解云今案衎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衇則是當從均衇爲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

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袗字爲均耶抑以袗音爲振也集韻又釋袗爲戎服偏袒今亦未詳其義姑記此以俟知者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通解云贊者西面則負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疏曰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故也通解云今案此疏則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壁矣澧案此諸條有補疏者有駁疏者有校勘者有似繪圖者與近儒經學考訂之書無異近儒之經學考訂正是朱子家法也朱子記鄉射疑誤云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者余始讀此嘗疑長一人舉觶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舉觶皆卑且少者爲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觶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觶也至考燕禮小臣請媵

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又請致者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舉觶於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朱子讀儀禮考覈精細如此

疑儀禮者士冠禮見母母拜通典以爲瀆亂人倫然又云又按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屬欣其備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在禮非爽卷五十六然則非瀆亂人倫矣盧召弓云經見於母見於兄弟見卽是拜母之拜肅拜已耳龍城札記卷三澧謂盧氏謂見卽是拜最確下文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皆所謂見卽是拜也

毛西河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儀禮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然又云同一齊名而實有兩製重服斬齊其下際而不緝緝名齊

不緝亦名齊四書改錯卷九然則非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矣齊衰見於論語孟子則曰齊疏即齊衰也衰者麻也齊者衣下邊也凡衣皆有下邊故不必言齊此則下邊但翦齊而不緝與平時之衣不同者在此故謂之齊衰也儀禮記所謂斬衰即論語所謂齊衰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則緝其下邊與論語所謂齊衰不同論語所謂齊衰對平時之緝衣下邊者而言也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對斬衰不緝下邊者而言也毛氏所謂兩製是也毛氏與杜君卿之疑儀禮皆旋即自悟其非可見經之不可妄議也汪堯峯古今五服考異序云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澧案喪服傳及鄭注說此服甚明禮記大傳孔疏亦甚明朱子語類卷八十五亦有說堯峯似皆未見故不自悟其非文人不可輕談經學尤不可輕談禮學也

以漢儒經學之盛而注儀禮者自后蒼曲臺記之後惟鄭君一人益羣儒無能爲此者馬季長亦但注喪服而已元時敖君善作集說其自序云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閒疵多而醇少予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澧案士冠禮筮于廟門集說刪去鄭注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二句而云繼公謂必于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此刪鄭注而竊其意以爲己說然則鄭注合耶不合耶謬耶不謬耶其自序又云或曰此十七篇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此竟似未見漢書藝文志所云禮古經多三十九篇者且藝文志此語賈疏亦載之而亦未見耶如是而輕詆鄭注多見其不知量也

程易疇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多駁鄭注且其語多峻厲喪服無
高祖元孫之服程氏持之甚堅是也其駁難鄭注至千餘言則
贅矣古者三十而有室元孫生則高祖一百二十歲矣故元孫
不得有高祖之服也七歲而死者爲無服之殤元孫八歲則高
祖一百二十八歲矣故高祖不得有元孫之服也此數語可了
者何必剌剌不休乎（即今二十歲生子至元孫生時高祖八十歲矣亦安能使老翁孺子相爲服乎）
喪服不杖麻屨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
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
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有
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
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易疇駁鄭注幾二千言澧謂

此兩傳立文實未盡善也此二條經文之意以妾子爲父後者
妾死子不得遂子死妾則得遂妾之父母死妾子不得遂妾則
得遂也而傳乃以妾不得體君爲說故鄭君以爲似誤也喪服
傳相傳子夏所作而實無明文鄭君偶有疑議何傷乎
韓昌黎讀儀禮云考於今誠無所用澧謂此語過矣抱朴子云
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乃講試累月
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爲可命精
學洽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
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省煩篇此則至
當之論也朱子云司馬氏書澧案此謂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
詳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

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跋三家讀儀禮以爲禮範不可行而藉口於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說足以破之矣

通典云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秦皇帝蕩平九國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卷七十四王西莊謂唐中葉經學已亂故杜佑通典多狥俗十七史商榷卷九十然讀儀禮者亦宜知此意十七篇中冠婚喪祭諸篇爲要益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研今祭禮則與特牲少牢二篇不同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若專治此經則不在此論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二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三　南菁書院

東塾讀書記九　番禺陳澧蘭甫著

禮記

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孔疏云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引之耳澧案凡禮記所言記曰皆是古有此記也記之所從來遠矣

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孔疏云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深衣疏云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云云疏云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澧案如此之類作記者時代在後漢書藝文志云七十子後

學者所記其述古事述古制述舊說不敢自專而爲疑辭古人著書謹愼如此

禮記記虞夏殷周異禮明堂位最多今不具錄其餘如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尚黑二節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又孔子之喪子張之喪二節又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又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節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一節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一節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一節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又周坐尸詔侑武方一節郊特牲委貌周道也一節又有虞氏之祭也一節又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一節又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云云與王制同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一節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一節又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一節表記夏道尊命一節此皆記四代異禮孔子言夏殷禮文獻不足徵而禮記尚存此數十條記者之功大矣

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禓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

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强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胤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殺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澧謂此所論不盡然也其言制禮之時舉大略細則是也周公制禮若細微之事皆爲撰定則畢世不能成矣大綱既舉天下遵行其餘細事則學士大夫各加講究有不能較若畫一者無足怪也豈必由於亂離崩壞哉

大戴記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蓋以其記禮之語

少也不取曾子十篇蓋以爲子書之類也不取千乘篇則尤有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此則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爲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也不知墨氏之說何以竄入孔子三朝記內小戴不取宜矣

禮記之不可信者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事太奇劉原父云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于先王王稟日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于此言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此說足以釋千古之疑

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於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略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

紛易得其門徑張說駁奏用魏徵類禮見新舊唐書本傳謂不可改古本篇第耳非謂不可分類讀之也

別錄以曲禮少儀屬制度內則屬子法澧案曲禮凡爲人子之禮數節正可謂之子法也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澧案曲禮多小威儀與少儀同一類至天子建天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見天子之類則非小威儀而已同屬制度而有不同矣

孔疏謂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三句是記人引儀禮正經澧謂安民哉句亦記人所引鄭注孔疏皆但云三句似誤矣其以曲禮是儀禮乃禮器鄭注之說曲禮上第一疏引藝文志則以爲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又與鄭說異矣藝文志顏注引臣瓚曰禮經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朱子疑鄭說而從瓚說見語類卷八十七 衛氏集說困學紀聞皆引朱子說 澧亦謂瓚說是也益曲禮散失禮記曲禮上下二篇乃記者掇拾以存之故篇首稱曲禮曰也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義非但制度而已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亦然故鄭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痛切言之以警人也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然則講禮學者必愼言行若行不脩言不道則無質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然則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矣此尤有關於千古學術也

王制禮器深衣三篇別錄屬制度王制篇首所記與孟子答北宮錡之說略同孔疏引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正以王制篇首與孟子同故也

此爲周室班爵祿之制信而有徵王制記大制度深衣但記一衣以其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故亦屬制度耳禮器當屬通論別錄屬制度非其類也玉藻當屬制度別錄屬通論亦非其類也當互易之

月令明堂位別錄皆屬明堂陰陽記其實皆制度之類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班氏自注云古明堂之遺事又有明堂陰陽說五篇蓋明堂陰陽在禮家內自爲一家之學故別錄於制度之外又分出此一類也藝文志諸子陰陽家者流班氏以爲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澧謂月令卽是敬順昊天敬授民時之意其每月記日所在及昏旦中星正是厤象日月星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此也漢書魏

相傳云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規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衡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又云高皇帝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何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漢儀應劭云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見通典卷二十此皆可見月令之法西漢猶行之其時尚陰陽之學也

管子幼官篇四時篇輕重已篇皆有與月令相似者四時篇云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

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霿行秋政則旱尤與月令無異故通典云月令本出於管子卷四十三其書雖云不韋之客所作其說則出於管子也漢儒以月令爲周公所作鄭君不從其說以月令之文明見於呂氏春秋不能舍此實據而以空言歸之周公也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必以爲周公作且云康成之徒猶復蔽冒爲首鼠兩端之說不能無罪其誣鄭君至此鄭君果有罪乎

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別錄皆屬喪服檀弓亦喪禮之類也檀弓每一節皆言死言殺言哭言弔言葬言祔至狗馬亦言死惟喬獻公出奔一節不然然古人以出奔亦爲凶禮也大戴記則無一篇屬喪禮者小戴盡取之也古人最重喪禮也奔喪禮正經投壺亦然其入於禮記者蓋儀禮十七篇皆常禮奔喪是儀則喪禮之變投壺則較射禮爲小高堂生不傳之遂入禮記耳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澧謂問喪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躑躅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讀此二節當無不泣下霑襟者使墨者讀之亦當爲之憮然也近代士人囿於科舉習氣不讀喪禮性情薄而風俗衰未必不由於此矣

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別錄皆屬祭祀郊祭之禮惟見於郊特牲及祭義郊之祭也二節社禮大蜡之禮亦惟見於郊特牲天子諸侯至官師廟祧壇墠之制惟見於祭法記禮者之功斯爲

最大

祭法大聖人之制祭祀也至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據國語魯語此乃柳下季之言臧文仲使書以爲三筮此出於孔子之前蓋四十九篇之文此爲最古者

祭義祭統皆說義理祭統說博大之理祭義則說精微之理如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又如說鬼氣君蒿悽愴窮幽極微矣

冠義以下六篇略舉儀禮之文而解其義朱子所謂儀禮之傳也祭義則不然儀禮少牢特牲二篇乃大夫士祭禮祭義言君大夫則非止大夫士矣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二節則不專言祭郊之祭也三節則非言宗廟之祭宰我問鬼神則因祭而說之天子爲藉千畝養獸之官公桑蠶室三節言醴酪齊盛犧牲祭服之事皆因祭而說之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則論禮樂論孝論尚齒尊賢皆非論祭此集合成篇者也禮記多集合成篇者文王世子別錄屬世子據篇首篇末所記耳中間說公族說天子視學非說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三句鄭注皆云題上事說公族說天子視學二節後則無題上事之語一篇之中體例不同此集合成篇之跡也

冠義既自爲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古人傳述此義者不止一家也天地合而后萬物生焉一節即昏義也此二節之間有一節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爲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諸義之發凡也郊特牲皆言祭祀此冠昏二節雜入於其中耳

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云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聘義孔疏云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朱子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孔疏已屢言之蓋朱子時知此者少故朱子特言之此可見南宋時經學之衰也

坊記表記緇衣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八篇別錄皆屬通論澧案此皆記孔子之言而其體不同古者記言之體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非箸書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伸說引證而成篇此箸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是也（曾子問亦記孔子之言而與此諸篇之體又不同）

所謂伸說引證者如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此與論語略同下文故君民者子以愛之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甫刑則記者引所證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此與論語略同下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詩引兌命則記者所引證引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與論語同又引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則記者增引之也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

其幾矣此見於論語者二句餘二句不似記人伸說蓋孔子他日又說此而多二句也下文引詩及制國不過千乘云云則記者引證伸說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此見於論語者亦只二句蓋記者所傳聞多一句下文引詩則記者所引證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此記孔子之言不見於論語下文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記者所引證也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見於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二句見於論語一句不見於論語蓋亦傳聞多一句其下文仁者右也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此以怨報怨一句異於論語則傳聞有誤也綜而論之記者有伸說有引證且有傳聞之誤坊記子云好德如好色鄭注云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澧案此亦傳聞之誤也非盡聖人之言然於聖人之言記錄之伸說引證之則有功於聖人矣且其中有不見於論語者尤爲有功矣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不見於論語孟子亦引之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與論語稍異或傳聞不同或孔子他日又說此而稍異也論語言犬馬皆能此言小人皆能語意正同可證論語非謂人養犬馬也犬馬能養謂犬馬能勤人之事勤事卽謂之養孟子云同養公田亦以勤其事爲養也孝經故親生之鄰下孩幼豈卽供養父母飲食乎母也鄰下孩幼豈卽供養父母飲食乎

所謂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者乃記者因聖人之言而作

爲文章禮運云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云云孔疏云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下達之事澧案此可見禮運是記人之說矣禮運又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冪孔疏云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澧謂此一節用韻之文因敷辭而疏失不必回護以爲夏殷諸侯之禮也

姚姬傳云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眞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九經說卷十六此說最善

文心雕龍云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徵聖篇未嘗有譏議之語來鵠云儒行篇非仲尼之言儒義說則直加排斥矣程伊川云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程氏遺書卷十七張橫渠則云某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故禮記之可疑者姑置之橫渠讀書審愼勝於伊川矣橫渠此說張子全書無之此據衛氏禮記集說統說錄之宋史張洎傳云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玉海卷五十五亦載此事又載祥符二年復以儒行篇賜親民釐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使臣賜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閤門辭日給之又載紹興十八年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宋時重儒行篇如此宋史高閌傳云時將賜進士儒行中庸篇閌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蓋至是而譏議儒行之說上達於人主矣

儒行多善處固已其最善處如博學以知服是也鄭注云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云謂廣博學問猶知服

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澧謂後儒當以此書紳銘座（曲禮云博聞強識而讓亦此意）范武子注穀梁傳引何休及鄭君說而云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僖三十年注）朱子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云一字之訓一事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此皆可謂博學知服者矣（論語皇疏云今之世學非復爲補己之行闕正是圖能勝人卷七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先橫着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不知服者之情狀大略如此竊嘗論之曰古人著書辛苦創闢往往盡美而未能盡善蓋辛苦成書既竭其才後人讀之坐享其成忘其辛苦而但見其未盡善遂有不滿之意甚者欲著書以加乎古人之上矣或問曰何以忘其辛苦也曰其精善處得人心之所同然故不覺其奇特而與之相忘也而不知此正其至精至善處也）

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語實未安或其意謂他人尊敬儒者當如是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孔疏云此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若春秋夾谷之會是也澧謂注說未安疏以爲譬喻稍可通然竊疑此言鷙猛鳥獸之攫搏不能比儒者之勇引重鼎不能比儒者之力衛正叔集說采盧陵胡氏曰鷙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此說近是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字始見於此此與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之類並言之非儒自爲一家之學也猶牧長師亦豈各爲一家之學哉此可見作周禮時風氣淳古至魯哀公乃問儒服儒行蓋儒以道得民

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末世之人衣服行事皆變於古遂若儒者自爲一家之風氣其後道墨名法並起各自稱一家之學遂謂孟荀之等爲儒家耳此儒行之篇於古之儒風大可考據者也 吳子首篇云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此時代更在後蓋談兵者不服儒服矣

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與孝經同類劉光伯孝經述義云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屈原之漁父鼓枻太卜拂龜蓍非師祖製作以爲模楷者乎 孝經唐元宗序並注邢疏引 澧謂此說太過矣記者因聖人之言敷演成篇則有之竟以爲假則非也

司馬溫公謂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爲禮記之精要 見書儀卷四 且以學記在大學之前此讀禮記者所當知也黃山谷云溫公論政

以學爲源 劉道原墓志銘 澧謂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必由者言舍此別無他術也卽所謂論政以學爲源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云學記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而言之舊注多失其指今考橫渠張氏之說竝附己意以補其注此可見朱子有學記補注者矣

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澧案大學篇首云大學之道學記亦云此大學之道也可

見學記與大學相發明知類通達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誠心正身脩也化民易俗近者說服遠者懷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其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格物致知之事也分其年定其課使學者可以遵循後世教士當以此爲法夫七年可以小成九年可以大成有志於學者當無不樂而從之若以此爲法學術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出矣

鄭注云離經斷句絕也 卽今之點句讀書也左傳昭十六年孔疏議服虔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朱子補注云辨志者分別心所趣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 澧案此二者切要之學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 阮文達公校禮圖詩云淺儒襲漢學心力每浮躁 隨手翻閱零碎解說有號爲經生而未讀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斷句讀之則不能浮躁不獨有益於讀書亦有益於治心矣 朱子語類云甘節問昔以觀書爲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卷一百十五 且浮躁者其志非眞欲治經但欲爲世俗所謂名士耳故志不可不辨也

離經辨志以下七年九年之事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云云每年之事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每日之事也此亦可謂之身中時年中時日中時也 朱子補注云上句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絕學字自爲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爲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脩息游之類澧謂朱子讀也字學字句絕是也解時教居學是每日退息之事時教乃未退息時之事指一日之內言之耳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澧謂近儒皆尚名物制度六書九數之學卽所謂興藝也

學記中庸大學別錄皆屬通論中庸大學後世所謂理學古人則入於禮記者仲尼燕居云子曰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理學卽禮學也直齋書錄解題云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此習聞道學家之說而未識古義也經解別錄亦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澧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入於禮甘泉已明矣

大學一篇朱子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爲後儒所訾議澧案幽風七月首章鄭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然則古人之文有以餘章廣成首章之意者若朱子但於首章之下云餘章廣而成之而不分經傳則後人不能訾議矣

朱子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語類則云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澧謂此勝於虛靈不昧之說矣章句又云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此亦似未安也明明德於天下卽平天下也朱子云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何嘗云此章之意務在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虛靈不昧之德乎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乃是明其光明正大之德於天下也光明正大之解不可易矣

朱子云格至也物猶事也澧案此古訓也爾雅釋詁云格至也毛詩烝民傳云物事也又云窮至事物之理則於至字上加窮字物字下加之理二字陸清獻公云宋後爲字書者如黃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爲小變改窮至作窮究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

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大學答問此謂至字爲古義謂朱子爲借剖析最精審蓋格物但當訓爲至事至事者猶言親歷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不能親歷讀書卽無異親歷也故格物者兼讀書閱厲言之也致知者猶言增長見識也凡人欲增長見識舍讀書閱歷更無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朱子答黃直卿書云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眞實窮理朱子此說乃格物致知之確解也身親歷過者格物也屢省深察者致知也格物致知猶言實事求是實事者格物也求是者致知也朱子上蔡謝先生祠記稱其以求是論窮理爲精當

朱子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講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答趙民表書又云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尙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答陳師德書朱子說格物遵守程子之說至精確也又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答陳齊仲書王陽明謂格

亭前竹子致疾見傳習錄卽所謂存心於一草一木也早爲朱子所
嗤矣

朱子答孫敬甫書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
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
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像箇無所不通底意
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此以脩禮書
是格物致知尤爲切實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句云結上文
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以爲起下文引高中元私記云本末二
字卽下文本亂末治字下文六先字卽此先字七後字卽此後
字蓋此條總言其意而下二條詳列其目也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集注補云此
謂知本正應脩身爲本非衍文也人能知本非知之至而何故
後文只單疏誠意無煩補格致也此二條不從朱注實可以備
一解也

朱子之補大學不必補也然所補之說則無可議也議之者約
有二端一則謂卽凡天下之物爲無先務也然不讀其下句云
因其已知之理乎如已知孝於父益窮其孝之理而孝於祖孝
於曾祖高祖已知友於兄弟益窮其友之理而友於從兄弟再
從兄弟此所謂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也一則以一旦豁然貫通
爲不知何日也然不讀其上句云至於用力之久乎用力久者

必有貫通之一旦朱子安能爲後人定其何日而後人反疑其何日適足見其未嘗用力之久而已矣今人多治說文試思用力於說文既久豈有不一旦於形聲義皆貫通者乎夫何疑之有哉朱子云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又云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三言因其示人以爲學之路至明至切

蘇潁濱自題所作老子解云僧道全與予談道予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非佛法而何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也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名也澧案潁濱以中庸傅合禪家之語此自古以來所未有張無垢中庸解云子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見朱子禮學辨無垢之意與潁濱同其但言聖人而不言佛則其改頭換面之法耳改頭換面之語見朱子禮學辨世說云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元門言語門宋人之講未發亦可謂咫尺禪門矣

程氏遺書云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元注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蘇季明問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卷十八案此伊川先生語錄也李延平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延平答問朱子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
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答何叔京書 澧案程伊川之後楊龜山羅豫章
李延平旣皆以此相傳故朱子論之尤詳與張欽夫三書每一
書輒變一說文多不錄又作中和舊說云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
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
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
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始不如是
然則予之所以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又作已發未發說云
北觀程子文集諸書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據諸說皆以思慮
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本體自然不須窮索
又有與羅參議書云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

然此毫末卻甚占地步朱子此書不知在自疑之前抑在其後
王白田朱子年譜以此書錄於中和舊說之後所云與禪學爭毫末卻甚占地步者不
知所占地步何如此書未明言未學未敢測度也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程子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
子思言外之意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問者只管要說向前
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
知何故卻引惹他又云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
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
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又答書云子思只說喜怒哀樂
今卻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穴此乃程門
請問記錄者之罪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又云若必以

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儼言曰啞視曰盲
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卻只養得
成一枚癡獃囫圇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
解澧案中庸所謂未發屬喜怒哀樂而言文義甚明若截去喜
怒哀樂四字而辨論何者未發則非中庸文義
也如程子之說則是思之未發如蘇季明之問則是聞見之未
發朱子謂程子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盡頭而以轉向見聞
歸罪於程門請問記錄者澧謂白直看子思說則子思但說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嘗說思未發未嘗說聞見未發也不
喜不怒不哀不樂之時凡人皆有之不必說到言外盡頭也朱
子語類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

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此乃白直看子思之說矣蓋發而皆
中節則非常人所能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常人有之絕無元妙
也禪家壇經有偈云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
蕩心無着蘇頴濱既取其不思善不思惡以傳合喜怒哀樂
之未發矣蘇季明所云耳無聞目無見亦似有類於寂寂斷見聞之語也
樂記所以爲精要者黃東發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
近世理學所據以爲淵源日鈔卷二十一夫宋儒理學上接孔孟者也
而其淵源出於樂記此數語然則此數語乃孔門之微言也眞
精要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今則去古太遠古樂聲容之美耳不得而聞
目不得而見何由而知樂哉讀樂記但得其精理名言而已樂

本一篇固爲精要樂記十一篇合爲一篇其第一篇名曰樂本見孔疏其餘精要亦多如樂象篇云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感而不樂此數語又見荀子樂論篇尤足以警學者之身心也

禮記似易讀而實難讀昌黎言儀禮難讀者謂其文句繁碎參差讀之難上口耳然其儀節分明又有鄭注爲之發凡起例讀之不至於茫昧周禮職事尤粲然具備其偶有未備者鄭注爲之推次差約可以補苴罅漏禮記則有但說義禮而不說其典制者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所謂其數可陳者作記之時則然耳後世則其數反難知矣其中有可以差次而知者如禮器云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則元冕宜一獻也此可差次而知者也其不可知者如禮器用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疏云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此不可知者也若不可知而輒爲之說如玉藻朝服以食特牲三俎云云疏云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朝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又如郊特牲疏引皇氏說圜丘之祭燔柴及牲玉次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神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次則以豆薦血腥次則七獻備五齊三酒與宗廟祫同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

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孔沖遠引此而云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此則熊氏皇氏於不可知者自爲說以補經其病在於無憑據孔疏略之得闕疑之義矣

孔疏亦有補經者奔喪云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疏云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間傳云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疏云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昏義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疏云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如此之類皆疏之補經也補之而無疑者也

孔沖遠於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禮記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餘字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疏二千餘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若此者頗多其一千餘字者則尤多毛詩左傳疏亦有之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非後儒所能及矣且非好爲繁博也既於此一經下詳說此事以後此事再見則不復說然則其繁也正其所以爲不繁也

孔疏有明言不復釋者禮記下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

玷山節而藻稅疏云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疏云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又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疏云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疏云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竝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疏文如此者屢見讀之可知其作疏之意在博而不繁也

孔疏非但詳於考典制其說性理亦甚精中庸疏云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

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鐶印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觀此可見唐以前論性理者已多孔沖遠作疏已徧覽之而爲折衷之說沖遠非但深於禮學其於理學亦不淺也

衛正叔集說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書惟恐不

出於人此固名言矣又云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此不獨用力之勤亦其宅心之厚至所云沿襲陳言悉置弗取者則未然也其中空談義理陳言甚多由於貪多務得遂成巨帙讀之甚費日力而得益甚少如有爲之削繁撮要者則善矣其序又有云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如此者則不可刪削雖抵排未當亦宜過而存之耳

陳雲莊集說可取者絕少三年問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孔疏讀因以飾羣四字爲句下七字爲句非也陳氏云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以羣字對別字得之矣此陳氏說之最精當者陳氏又云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此以上五字爲一句下六字爲一句亦非也當連讀十一字爲一句　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孔疏云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

親君位也此亦孔疏誤讀然下文公子之宗道也孔疏云族人不敢以戚君此則別以位也二字爲句不誤矣陳氏引石梁王氏云位也當自爲句此能依孔疏後說得之矣儒行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訴病鄭注讀妄爲無而於常字句絕非也陳氏於妄字句絕得之矣然衞氏集說所采嚴陵方氏說已如此陳氏乃不引之且司馬溫公機權論云世之命機權也妄此倣儒行句法已於妄字句絕陳氏尤不能引之也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誤讀時字居字句絕陳氏讀此三句不誤然朱子補注已如此讀陳氏亦不引之何其疏漏耶

江愼修禮書綱目序云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

紛繁又云裒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今讀此書可謂不愧所言矣自鄭君爲三禮注至朱子彙集爲儀禮經傳通解而未成至江氏乃成此書治經考禮者實賴有此與匹敵者其經籍纂詁乎五禮通考則兼史學

善化劉鐸長沙王賓校

東塾讀書記十

南菁書院

番禺陳澧蘭甫著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既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弒幽公而自立懿公見史記魯世家懿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亦見魯世家是時天子尚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弒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太史公書之於周本紀者以此爲春秋所以作故也穀梁隱元年傳

云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爲惡桓弑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

王蘭泉隱公不書卽位辨云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最得其義矣　范武子穀梁序云平王以微弱東遷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此未知始於隱公之故也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卽位則春秋當始惠公啖趙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卷十四澧謂纂例誤以平王二年惠公卽位而顚倒之爲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卽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春秋正可始於惠公而於其二年書平王東遷之事啖趙雖顚倒史記而仍不可以解始隱之義也　陸氏春秋集傳辯疑凡例云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何云託乎澧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眞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魯桓公弑隱公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顧以爲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爲魯臣於其先君之篡弑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弑書公子暈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弑君者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卽位其爲桓公弑隱公不待言而明矣　范武子云推其無恩則知與弑也　此南董之筆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弑君而不簒國南董能懼之魯桓公弑君簒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魯舊史不書君弑爲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惑經此劉知幾之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穀梁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范又引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傳似失之徐邈曰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澧謂春秋不直書桓弒隱已爲尊者諱矣若事事皆沒其實則作春秋何爲也徐說是江說非也

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左傳生桓公而惠公薨孔疏引釋例云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云討寫氏有死者言其冤也云不書葬不成喪也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云葬高貴鄉公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左氏爲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

言進退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嘗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穎考叔石碏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碏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後漢書本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三）劉歆能明忠孝大義如此乎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後漢紀卷二十三）劉知幾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史通正史篇）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

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訓虞箴鄒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觀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漢制考攷顧震滄云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古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

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閒哉春秋大事表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攷阮文達公詁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試發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澧案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所謂道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考見此左氏之功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傳爲相斫書者矣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隗禧語國語載祭公謀父諫穆王伐犬戎召穆公諫厲王弭謗號文公諫宣王不藉千畝仲山父諫宣王立魯武公子戲又諫料民於大原此卽尚書之訓也何以不入尚書不可知矣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碏諫衞莊公寵州吁臧僖伯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傳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

家書不主爲經發晉書本傳近時劉申受云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左氏春秋考證灃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此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冒曰左氏傳歟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左氏穀梁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少漢博士以爲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氏不傳春秋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此可見漢人所謂傳者訓詁解經也然伏生尚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而述其事何不可謂之傳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但詳述其事可謂其非注乎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爲主以隱公爲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訛傳訛

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末釋者抑爲之說卷一此數語乃定論也文十三年左傳云其處者爲劉氏孔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澧案左傳有附益之說實昉於此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插者乎公羊傳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子曰穀梁子曰之類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左傳不可通之說指爲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擊左氏也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亦以爲增益然謂劉歆所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姚姬傳九經說及左傳補注序

以爲吳起之倫附會私意則頗近是耳

孔沖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已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杜氏集解序疏澧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書日爲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公羊通義此無可置辯矣葢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爲此二條耳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尊夫人也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亦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公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者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乎如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再見不稱公叔檀弓公儀仲子之喪下文再見但云仲子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下文再見但云伯子此等文法觸目皆是淺人皆知之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云尊晉罪己也更不通不必辯其尤可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曰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衞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此竟顛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

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並孔疏引賈說可以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孔疏云豹若卽以爲眞其敬從命則國內義士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命大賢義士其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注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此經學之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澧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云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云洩冶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深可怪駭傳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殿本注疏考證云臣照按孔子蓋哀之也非譏之也公羊何注亦以爲洩冶有罪其作膏肓則以爲洩冶無罪欲破左傳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如此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澧案傳云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信讒費無極譖郤宛遂令攻郤氏且熱之此傳表章郤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語以爲郤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

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文多不錄焦里堂云司馬昭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也王淩毋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左傳補疏自序澧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此孔疏所謂積累其惡也此疏覩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

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若存矣隱元年傳云弔生不及哀杜注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桓五年傳云敝蠆而郊杜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澧謂杜預於忠臣賊臣尚敢顛倒是非以諂司馬氏而況說典禮乎

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左氏之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之事也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孔疏云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衞朔朔懼有違眾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定十五年城漆孔疏云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此凡例不合之最顯者釋例之意以爲都固稱城邑則有廟者亦名爲都而稱城無廟則不名爲都而稱築也然亦勉强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無疑者也然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爲褒貶乎如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年傳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孔疏云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孔疏云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故釋例曰蔡侯般弒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澧案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民不及民但憑告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夫子卽從而書之以爲褒貶何以爲春秋乎且夫子旣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虛實乎

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澧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從赴孔子自當因之雖有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

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卽傳其僞是何言歟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蓋赴以五月到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卽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魯之舊史未必憒憒至此卽魯史憒憒孔子亦遂因之耶如此類者但當闕疑耳强言從赴則不通矣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傳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子麇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弒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弒澧謂弒君之罪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絕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弒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弒逆之說使與經並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厤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何邵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公羊春秋襄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注云時歲在己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厤不得以左氏難之澧案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何氏如有長厤則可直言閏月何必云蓋閏月乎其厤論尤善所云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二語厤家奉爲蓍蔡矣夫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規測之與其以意

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卽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顧震滄撰大事表求杜氏釋例之書不得遂自撰朔閏表鄉大夫世系表疆域都邑山川諸表深知讀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廢疾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澧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入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先實在公羊之後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侅帥師帥人極八年無侅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也范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此范說文義難通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

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卽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鄢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更句句相同葢穀梁以公羊之說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已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 許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

公羊之義多偏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 釋文序錄引 澧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猶有寤人有弟餬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皆以爲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

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大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母欲立之葬宋繆公傳宣公謂繆公云云晉帥師伐衛傳云石碏立之衛人立晉傳云石碏立之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事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 狐壤之戰在春秋前而公羊以爲輸平事 孔巽軒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伯姬爲證然公羊記伯姬事

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

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爲繆公孔巽軒云賢繆公而於康公與回護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使大夫者明善善及子孫也此爲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見其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亦回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其篤實也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傳而不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使宣公以子婦爲妻成公以母爲妻大倫亂矣且公羊云未知何氏當墨守之安得妄爲說乎徐疏云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此尤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無定豈姑必先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爲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爲公羊病也春秋繁露竹林篇但云榮復讎謂賢也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以爲譏與讎狩者無時焉不言賢齊襄公蓋以襄公不可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爲賢齊襄公復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禰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爲通濫何注云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穀梁亦云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以爲叔術賢者讓國黑弓賢者子孫宜有地澧案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追而襄之則春秋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嫂而以爲賢雖喪心病狂者不至於是故孔巽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事然不妻嫂即可以爲賢乎邾婁顏淫惡天子誅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此公羊之謬孰能墨守之乎何注謂叔術惡少功大徐何氏序疏更謂春秋善之偏徇師說遂至傷教害義而不顧此經學中所罕見者疏謂妻嫂非姑姊妹其爲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

言葢薈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是禮說文也禮天子諸侯臺門徐疏云在禮器文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徐疏云禮說文昭二十五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僖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東夷之樂曰朱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二十五年傳注徐疏云皆王制與樂說文牛圭曰璋徐疏云釋器無文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徐疏云春秋定八年傳注舍口實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文五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輿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槨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年傳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選老大夫爲傅選

老大夫妻爲母 襄三十年傳注 禮緯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 宣八年傳注 以上四條徐疏皆云春秋說文 主狀正方穹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文二年傳注 徐疏云皆孝經說文 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邵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爲學海也 天子諸侯臺門祭天牲角繭栗與禮記同此實禮記之類故何注直稱爲禮緯惟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徐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語而竟稱爲孔子曰蓋緯文本有孔子曰三字而何氏仍之耳

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云春秋變一謂之元 重政篇 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爲元繁露云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俞序篇 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注之說本於此 注文太長此不具錄 徐疏皆不引繁露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 二端篇文 而徐疏乃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之者不知其說出於董生矣

春秋繁露云王魯絀夏新周故宋 三代改制質文篇 史記孔子世家云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此則異於春秋繁露之說索隱云以魯爲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 公羊無此說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周爲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 徐疏云春秋之義託敵者見任爲王甯可會奪此 魯爲王而使舊王無疏正可以駁黜周之說也 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

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巽軒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號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鄶之地謂之新鄭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絶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澧案桓二年穀梁傳云孔子故宋也范注云孔子舊是宋人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巽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公羊疏卷一引賈逵長義駁黜周王魯之說然未言此非公羊說晉書王接傳載接之說云公羊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刻蘇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黜周王魯與夫讖緯之書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何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爲公羊辨誣然新周二字未得其解公羊之受誣猶未明也至巽軒之說出乃大明耳劉申受公羊議禮制爵篇云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勳進小國爲大國其書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當巡狩之禮也此仍宋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

科例中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捴强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眞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絶定之盜國宜絶隱之獲歸宜絶莊之通讐外淫宜絶閔之見弒宜絶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强吳雖非誅絶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眞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眞然則春秋作僞歟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見王杯篇何邵公遂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而言謂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隱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同母異母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同母等豈文家之弊耶孔子所欲變乃在此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孫商而王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孫篤世子澧案此謂商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母弟卽襄三十一年左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也夏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卽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立孫也此立嗣之法不同非親厚

之謂
也

春秋所書災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天戒之宣十
年初稅畝冬蝝生公羊云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何注云
公其餘但云何以書記異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傳
云何以書記異也之類何以書記
災也如隱五年螟傳云何
以書記災也之類何注則或取後事而言如隱三年日
有食之注云是後衞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
暈進諂謀或取前事而言如隱八年螟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
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其尤無理者
九月大雩注云城緣陵煩擾之應僖十三年秋
旱乎襄八年秋九月大雩注云緣陵在明年而先一年致
我動擾不恤民之應徐疏云由城費公此出會如晉人伐
澧案正月公如晉者卽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
之此又以爲不恤民自相違異如此此乃漢儒好言災異風氣耳夫自古國家治

亂每有吉凶先見此必然之理儒者陳說以爲鑒其意甚善然
其所說必使人可信乃爲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視之復
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賈霜殺菽注云示以當早誅季氏菽
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穿鑿如此人豈信之乎桓三年秋七
有食之既何注云是後楚滅鄧穀月壬辰朔日
其後楚號稱王滅穀鄧此何法說
疏說災異有更謬者成三年新宮災何注云此象宣公篡立當
誅絕不宜列昭穆徐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
有媵次第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君
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此謂桓弑隱罪輕悖謬已極且天之
災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孔之通徐之不通相去天淵矣
西狩獲麟公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孰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
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薪采者庶人燃火之
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

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云云信乎公羊之罪人矣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羊家已有此說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東漢時博士弟子獻諛妄言重自誣其師此巽軒未考繁露耳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晨祀孔子奏銘云西狩獲麟爲漢制作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讖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何邵公圖於風氣遂以注經也

何注以時月日爲褒貶遂强坐人罪如宣十六年秋鄆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卽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月强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此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三國媵之事遂以坐之耳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絶之此皆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云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何注云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此以但書上辛季辛有干無支遂傅會於逐季氏尤可怪笑也

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論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爲法其死不法其生乎

經有語助何注必爲之說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加之者宮廟尊卑其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徐疏云仲子是連文故加之以絕之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云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加之者起先君之子如此之類殊可怪笑聊舉二條以見之

左氏之語何氏以爲膏肓有非者有是者至左氏所記當時之人之言與事而何氏以爲膏肓則皆非也如師服曰今君命大子曰讎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何氏謂左氏後有與亡由名立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之（桓二年左傳疏此但可以難師服耳不可以難左氏也雖甥舅聘甥養甥請殺楚子何氏云楚鄧強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會不旋踵若割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莊元年疏此但可以難三甥耳不可以難左氏也此外如季文子言十六族世濟其美堯不能舉三族世濟其凶堯不能去（文十八年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襄十四年申豐對季武子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云云（昭四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昭七年王子朝言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云云（昭二十六年何氏皆難之然但可以難季文子然明申豐子產王子朝耳不可以難左氏也其最謬者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昭十七年何氏云死不可請偶自天祿盡矣非果死今

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澧案左氏但著其事耳昌嘗云信然乎闇弒吳子餘祭公羊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襄二十九年此公羊說祈死之事何氏難左氏而忘公羊可謂銳其東而忘其西者矣左傳杜注因何氏之難遂謂士燮因禱自裁尤誣謬之極

孔巽軒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岐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此其不通之一端也公羊通義序巽軒之於何邵公可謂好而知其惡者矣公羊何序徐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又云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爲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徐彥較何邵公更獷悍矣

何氏亦有用左傳穀梁傳者襄十一年秦人伐晉注云爲楚救鄭疏云爲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又如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注云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又如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云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此亦據左傳而言之又如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注云莒人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齊亦據左傳而述其事也莊元年單伯逆于姬注云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云義取穀梁之文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云曷爲以夏五月郊注云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又如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其日何錄乎內也注云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澧案

上文冬二公會晉侯齊侯云云于溫故云不月也然公羊傳無說穀梁傳云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僭矣何注取此爲說耳何氏雖惡二傳而仍不能不取之也

穀梁述事尤少近時有鍾氏文烝補注於隱公十一年傳下舉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澧案僖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並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惠公仲子穀梁以爲惠公之母此穀梁之獨得者葢見公羊之不通而易其說且以僖公成風比例而得之也左氏爲魯史官必無不知魯君之母之理葢此經左氏本無傳而附益者襲取公羊之說耳此劉申受左氏附益者必在穀梁前故不知有穀梁說也下文天子七月而葬云云乃取王制之語王制雖出於漢時其語則傳自古人也劉申受何氏解詁箋於惠公仲子不從公羊而從穀梁孔巽軒不及劉申受者也

穀梁時月日之例多不可通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此駁無可置辯矣疏引鄭君所釋亦不可通又引糜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此尤謬甚益師卒與桓弑隱事隔十年而可歸罪於益師乎公羊云何以不日遠也此最通也桓十四年夏五傳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既知遠則傳疑則不當設不日惡也之例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范注云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澧謂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爲最大之義能殺亂臣賊子者無如石碏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魏叔子左傳經

世鈔云左傳中作用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尙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碏殺祝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碏純臣橫加譏貶傎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碏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爲例故有此病也

穀梁之病更有在拘泥文例者如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疏云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也又伐人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違常例也澧案四國伐齊曹衞邾不與齊戰而獨宋與齊戰安得不以伐與戰分言之乎曹衞邾不與齊戰獨宋與齊戰又安得不言宋及齊戰乎若云齊及宋戰則反爲齊不與曹衞邾戰矣此文義自當如此安得以常例論之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記事也事百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爲常例而以其異者爲違常例矣可哉

傳拘泥經文而解傳者又拘泥傳文如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五年王使毛伯來會葬傳云會葬之禮於鄙上楊疏云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傳釋有異辭也或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亦通也澧案此

明是互言舊解因傳異辭遂造爲先後至千載以上之事豈可以意造乎說春秋者多妄造其事之病此二事猶其小焉者也

其大者如鄭伯殺段是也

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納者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注云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晚范注云成風未葬故書早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范注之不曲從傳說如此范氏引禮雜記曰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則諸侯夫人有疾當告於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矣今歸含且賵以行者乎卽齊含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疾而齎含玉以行者乎卽齊含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范注多稱甯所未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甯所未詳此因穀梁與周禮不合不敢定其是非也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傳云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范注云或曰之說甯所未詳此以或說爲非而不駁之也定六年仲孫何忌如晉注云仲孫何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此不信公羊之說而不駁之也有因何邵公之說不通范氏但云甯所未詳者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范注云

下無秋冬二時甯所未詳楊疏云何休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甯所未詳也澧案桓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莊二十有二年以五月首時何休之說皆謬范皆云甯所未詳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成十六年公至自會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皆引鄭君說而云甯所未詳范氏最尊鄭君而猶云未詳愼之至也

范氏爲略例百餘條見集解序楊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如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疏云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以下文多不錄此但分別發傳不發傳如莊二十年夏齊大災疏引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以下文多不錄此分別書時月日之例亦不穿鑿紆曲如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總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楚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例故臚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皆無穿鑿紆曲之病蓋春秋無達例但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爲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爲妄說斯得之矣四庫全書提要疑楊士勛割裂略例散入疏中澧案隱二年疏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者一百有八云云與桓元年疏所引范氏例之語同此楊氏取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證

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范注云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

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澧案此范注所引爲例者似已合矣楊疏引宋公和宋公固莒子去疾吳子光曹伯負芻蔡侯東國許男甯諸條文多不錄而云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此可見傳之所解不盡可以爲例與此雖似合與彼則多違必不能盡一也

知三傳之病而後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楊疏之病而後可以治三傳夫諸經之傳注箋疏亦豈能無病然大抵考據訓詁之疏失耳三傳注疏之病則動輒關於聖人之褒貶若乖戾苛刻是非顛倒安得爲聖經乎此澧所以各舉其病恐後之治經者爲其所誤也范氏序歷舉三傳之傷教害義者又言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此范武子立心之公正也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古之通經者皆重師法三傳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即篤信一傳倘將參而取焉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廢者反一傳之獨得澧謂巽軒言重師法是也然左傳以公子益師卒不書曰爲公不與小斂乎小斂巽軒駁之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然則治左傳者篤信公不與小斂之說巽軒以爲是耶否耶且巽軒云何邵不通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公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迹諫不以禮之說然則何邵公之不通乃其不參取之故也參取乃通也

杜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集解序孔沖遠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正義序澧謂此諸儒言左氏春秋而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爲是而其餘盡非耳鄭君之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即此意也師法固當重然當以一傳爲主而不可盡以爲是鄭君箋

毛詩宗毛爲主而有不同卽此法也

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愼（見世說文學門）而不聞注公羊穀梁是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爲主也陸氏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蓋其意亦以左傳爲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三傳分門角立詬爭已久啖趙陸欲其歸於一遂盡抉其藩籬此亦勢所必至也

劉原父之書卽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而合爲一傳然所刪改多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鄢原父錄左傳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共追而殺諸鄢夫以爲左傳不可信則不當錄之豈有句句可信獨太叔出奔共一句不可信者乎既信公羊穀梁殺段之說乃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則孔沖遠正義序所謂方鑿圓柄者矣（又如

秦人晉人戰于河曲公羊云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公羊之意嫌河曲不知何地故解之言河非處處有曲千里乃一曲但言其曲處陰乃曲而東流此秦晉戰處卽可知其地葢河自南流入塞至華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原父之意以爲三河之間處處皆河曲此不解公羊語意而遽加駁難雖無關春秋大義然失之粗疏矣

最荒謬者孫明復之尊王發微隱元年不書卽位孫云正也五等之制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卽位以見正焉十一年公薨孫云不言葬者以侯禮而葬也隱雖見弒其臣子請謚於周以侯禮而葬故不書焉卽此二條可知其務與三傳相反遂虛造請於天子之事竟以爲古事可以隨意而造者其餘不通之說不可枚舉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孫云凡書盟者皆惡之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

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輕重之跡煥然可得而見矣如其說則事無罪惡者但當書年不書時日乎其意謂二百四十二年無事不惡耳且云惡甚者日然則天王崩書日亦惡甚乎如此而猶名其書爲尊王耶歐陽永叔爲其墓志云先生治經不惑傳注此爲其所欺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孫云其言于濮者威公被弒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此穀梁范注最謬之語而孫明復鈔襲之可謂不惑乎歐所作銘云聖既沒經遭戰焚逃藏脫亂僅得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牢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剖摩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今以斯文考之是耶否耶言不可不愼也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歐陽永叔曰趙盾弒其君加之弒乎劉子

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弒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是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之開聖人加焉後世猶亂況勿加也澧案歐說見其集中春秋論下篇其中篇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隱假立以待桓也予曰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此說尤謬然則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弒乎左傳隱元年疏引何休膏肓云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歐說依倣於此也

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遠溯其源則春秋繁

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矣見竹林篇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伐衞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衞曹四國大困之於鞌自是頃公恐懼卒終其身國家安甯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況後儒乎試問之曰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乎何由知弒隱公者爲誰乎此可以爽然自失矣方靈皋春秋直解序云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此說似足以惑人而實不通也伏羲文王作易豈豫知後世必有孔子十翼哉如方氏之言則十翼亦可去矣且後儒去傳解經者彼其所著之書亦傳之類也非經也使古之三傳可去何不竝去其自著之書乎失聖人之作經所以必待傳而著者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朽沒之期亦等此皇侃論語義疏序語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丘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此史通申左篇語朱子之修綱目亦與門人相須而成其綱猶經也目猶傳也使去目而獨存其綱可乎不可乎明史婁諒傳云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廢書矣然則春秋必待婁諒作本意而後明亦廢書也孔巽軒公羊通義敘云大儿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欠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爲經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蔽孔巽軒亦爲此說又何責於不知經學者乎

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

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趙東山春秋師說卷中又云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人人可知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莫知所措矣同上黃氏之說最爲醇正且以尊君卑臣之類人人所知者皆爲虛辭使不考事實而好爲大言者無所置其喙尤爲卓識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四終

長沙王先謙寶化劉鐸校